

永嘉先生八面鋒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永嘉先生八面鋒

撰人 不詳

永嘉先生八面錄

本館據湖海樓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永嘉先生八面鋒序

以事論事而不曲於事策。上體也。古之人。大抵皆然。而宋尤盛。永嘉先生生丁其時。又以不羈之才。不次之學。不世之見濟之。是以作爲籌策。以鳴國家之盛者。尤杰拔焉。淳熙中制。以其無所不該。觸之卽解。因賜以是名。且令就試士人。持一冊爲風簷一日之助。始家傳人誦。與六經並軼。嗚呼。先生之文。非常儒所能及也。其見於用之異乎人。宜哉。惜乎用未久而元運興。竟零落於兵火。縉紳縫掖。曷由見之。偶得高太史季迪館閣本。因錄之爲細帙。重舊有止齋序。今亡之。山西道監察御史姑蘇張益識。

永嘉先生八面鋒目錄

卷之一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卷之二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不以小利傷國大體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爲治勿使人窺其迹

處利害外則所言公

卷之三

兼才則隨所遇而能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令有不便則亦可收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法舉其略吏制其詳

卷之四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愛民當思所以防民 法不慮其終者必壞 人主好要則百事詳
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卷之五

用人之法當察其內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卷之六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逆耳之言不可不聽 爲治不可以圖美名 去夫積弊當以其漸
卷之七

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民心難以小惠劫之 人主當固結人心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救弊毋爲目前之計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致治非難保治爲難
卷之八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才與法合不患其密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善念無力則爲惡勝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不可爲而爲之則凶
卷之九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公私兩便則爲良法 治世之災皆爲祥瑞
用人不可倉卒責成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善興利者惟去其害

卷之十

泛取者乃精取之法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下之令生於自慢

守法度所以繫民心

立事不必執事之名

書生太高公卿太卑

卷之十一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使人速得爲善之利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民心以先入者爲主

事不足撓爲不足憂

人情不可使無所顧

爲治當權利害輕重

理在人心隨寓而見

卷之十二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聖人以無私而成其私

先其大者則小者服

天下之弊起於相仍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事變常出於所不憂

爲天下者使後可繼

卷之十三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天下之弊自上啓之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爲治當先立其在我

爲治不可以有所懲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一

至言若迂有益於國

生財 圖治 養士 論戰

仁人之言其始若迂闊而不可行及要其終而究其所成則夫取利多而終以無弊者無有能過其說故夫子之於衛嘗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有若之於魯嘗欲以徹而魯君非之矣夫衛之亂若非正名之所能理而魯之飢若非徹之所能揅然而欲無飢與亂則莫若此二者何者其取利也遠故取之易而民不知其致力也深故政不暴而事有漸

國家當以匱財爲常勿以乏用爲懲當以養財爲急勿以聚財爲意優游以當之暇裕以待之節用以爲之先通濟以爲之權崇本以爲之政謹察州縣以爲之紀綱賑恤災害以爲之左右愚非爲是長者之言不急之說事理之極至蓋如此也昔劉晏之在唐號爲善理財者而晏之言曰戶口滋多賦稅自廣觀晏之言不啻不知爲利正當傾倒坐困耳然財非天雨鬼輸不厚其所出而厚其所取其末不可繼此理固無難曉者晏之言若緩而切若迂而直若費而優不能使人不悠悠於此爾至於錢流地上報政無留然後前日之所謂悠悠者於此始決然矣

梁惠王以利國問孟子而孟子對以仁義曹劌以戰問魯莊公而莊公對以聽獄夫仁義非所以爲利而

聽獄亦非所以爲戰。古之君臣。雖若迂闊而不切於事情也。然天下之理。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彼以利而責望民。則民散而爲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矣。孟子之言。非有見於斯乎。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人之在縲紲之中。鎗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使君臨一國者。小大之獄。皆必用情。有哀矜之意。而無喜怒之私。則是昔之居死地者。嘗受其賜。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民既樂爲之死。則陷堅卻敵。特餘事耳。莊公之言。非有見於斯乎。班超不擾事。見後。

衛之亂而孔子正名。秦楚交兵而孟子言義。蓋非正名不能已亂。非言義不能息兵故也。

興大利者不計小害

尤官

尤兵

郊賞

入粟

習射

用兵

水利

民兵

天下之患。莫大於逆於所不可爲而止。以其可爲而爲之。庶乎其有成也。逆其不可爲而止。則天下無可成之功矣。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而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爲。利十而害一。當有所必爲。利害之相當。有所不能爲。以其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爲害亦足以償矣。不若安於無事之爲愈也。

漢高帝捐黃金四萬斤與陳平。以閒楚之君臣。既而項王果疑范增。而增謝病以去。向使高帝計一時之小費。而有所愛於平。則楚之君臣。何至於相疑乎。漢景帝從周亞夫之計。以梁委吳。而不顧其母弟之親。既而吳楚之兵。盡銳於梁。而亞夫得以破七國。向使景帝顧區區之私愛。而有所顧於梁。則七國之鋒。何

爲而可挫乎。諸郡掉卒多費糧穀。吳漢欲罷之。而光武卒從岑彭之請而不遣。蓋蜀之功苟可以是集。則糧穀不足較也。出內庫百五十萬緡以賜魏博。左右以爲與之太多。而憲宗卒從李絳之言而不吝。蓋魏博六州之心苟可以是結。則府庫不足計也。若夫楚子重伐吳而克鳩。畏吳報楚而取駕。君子以爲所獲不如所亡。則子重不爲可也。漢武帝捕虜斬首征伐四克。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君子以爲利不十者不易。功不百者不變常。則武帝不爲可也。

夫去猛虎之爲害者。焚山而不顧野人之菽粟。去蛟蜃之爲患者。斷流而不顧漁人之網罟。天下之事。其所利者大。則其所害者小。固有國者之樂爲也。趙欲以長安君質齊。太后不可。大臣彊諫。太后益怒。左師觸龍以其王趙之福。一說而行之。是王趙之利大。而質齊之辱不足計也。漢高皇捐黃金數萬斤與陳平。以閒楚。恣其所爲。不問出入。而楚之君臣卒以相疑。而至於亡。是亡楚之利大。則黃金之費不足愛也。忍棄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其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心腹。灼膚不辭。彼豈以爲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有其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

陰去其弊則怨不生

勸農 限田 任子 郊賞 充官 墾兵 守遠 奔競

人有常言。天下之事。苟有當於理。雖拂乎人情。勿卹也。吾則非之曰。事雖當於理。而情則拂乎人。而事不能以終濟。莫若陰有以去之。使人由之而不知。而怨亂不作之爲愈也。漢人不力農。使之力農。未必樂也。

惟晁錯以爲不若使之入粟者賜爵。則農自勸。楚人不事蠶。使之事蠶。未必樂也。惟高郁以爲不若使之輸稅者。以帛而代錢。則蠶自勸。諸侯之疆大。削之則必變也。而賈誼以爲分王其子弟。則有以悅其心。而其勢自弱。荒遠之屯。敵至則棄而走。陸贄以爲募士使居焉。則人當自爲戰。夫天下之弊。貴乎陰有以去之。則事無有不濟者矣。

工於所察遺於所玩

權酷

任子

度牒

省官

敦俗

異端

農桑

士大夫之有爲於斯世。未嘗不爲去弊之說。而多至於遺其耳目之所玩。是以弊之在天下。去之雖若甚多。而算計見效。茫然如捕風搏影。卒不能有益於人之國也。圓坐而議政。皆曰官不可不省也。而至於任子之弊。三年之郊。動以萬計。此最爲濫官之大者。則習以爲常而不怪。皆曰俗不可不敦也。而至於權酷之弊。倡優幄帟。耀市而招之。此最爲傷風教之甚者。則恬然不以爲恥。異端皆言不可長。而度牒之降。則未有能爲之言者。農桑皆言不可緩。而未作之熾。則未有能爲之一說。如此等弊。士大夫不惟不能言之。亦且不自知之。耳目習熟。玩以爲常。不知其源之濁。則其流無自而清。其表之枉。則其影無自而正也。

示人以法不若以意

勸農

任官

懲貪

聚斂

田子與隰子登臺。南望不言。而隰子知其意在於伐宋。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而役人知其意在於伐莒。

曹公下雞肋之令。而楊脩知其意在於退師。上之人舉目搖足。而天下已知其意之所在。是故以法示人。不若以意示人。其意是在。其法不在。是則不令而自行。其法在。是其意不在。是則雖令而不從。漢文帝詔書數下。歲勸民耕殖。而野不加闢。至於示敦朴以爲天下先。而富庶之風自還。意之所重。無待於法也。唐德宗卽位。用楊炎議。作兩稅法。新舊色目。一切罷之。未幾刻剝之令。紛然繼出。法雖備具。意常誅求也。人主無不洩之意。而密意常在於所向之外。天下之人伏其外。而窺其中。以其洩而得其密。是故背人主之所令。以陰合其所向。天下之情。甚易曉也。子之養親也。膾炙以爲羞。禮也。蛙蛤以爲進。非禮也。父告子以所膳。必曰膾炙。而不曰蛙蛤也。然退而察其親。則蛙蛤之爲嗜。爲子者何憚而不進之。以蛙蛤哉。夫父曰膾炙。而子曰蛙蛤。曷爲不以其所命。而以其所不命耶。蓋其所命者號也。其所不命者真也。齊威公謀於臺。而口吃。人知其伐莒。揖朝而遜人。知其釋衛。任官之道。示之以法。不若示之以意。其法是也。其意非也。雖重而亦輕。其意是也。其法非也。雖輕而亦重。且學士之任。未爲崇實也。唐太宗一貴尙之。而天下之人。歆豔素美。往往指爲登瀛洲者。非重其官也。重其意也。師儒之官。學者之指南也。魚朝恩一升講座。而縉紳名流。恥與之列。往往以橫經講道爲鄙。非輕其官。輕其意也。荀子曰。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口行相返。而欲賢者之至。不亦難乎。

法令之行當自近始

抑奔競

懲貪吏

戒聚斂

禁侈靡

蘇文忠公厲法禁之說曰。聖人之制刑。知天下之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罷隨之。是以下之爲不善者。知其無有不罰也。至哉斯言。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自古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疏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亦舜之術也。

商鞅欲變秦法。而不赦公孫賈之貴幸。趙武靈王欲行胡服。而不恤公子成之異議。趙奢欲收租稅。雖平原君之貴。殺其用事者九人。

方今馭吏之難。莫難於賊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嘗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廉。則嘗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愚以謂用寬不如用度。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己不正而正諸人。父不能以行其子。況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矣。至於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矣。昔陸宣公之秉政。至於蕃鎮之鞞鞭。亦確不受。雖德宗喻之而不奉詔。以爲鞞鞭之一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大

吏省卒。徒自給者。恬不知禁。而箱篋之大於鞞鞭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

大體立則不恤小弊

用嚴 取士 役法 茶鹽 勅个

合抱之木。不能無數寸之朽。徑寸之珠。不能無微類之嫌。良法之在天下。吾固知其不能無小弊也。惟其大體既正。則小弊有所不足慮矣。是故夏道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而當時不文之弊。三代卒不以是而廢其所尊。夏政尙忠。商政尙質。周政尙文。而當時以野以鬼以僊之弊。三代亦不以是而變其所尙。誠以其大體既正。則微疵小害。雖時有之。亦勢之所不免也。漢文帝除肉刑。定笞法。而或者議其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是不知文帝之大體也。宣帝樞機周密。綜核名實。而或者議其王成之賞。趙蓋、楊、韓之誅。是不知宣帝之大體也。天之春溫而秋凜。春豈無一日之寒。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體而已。傳曰。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管仲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韓子曰。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左氏之所謂本。管仲之所謂維。韓氏之所謂脈。吾之所謂體也。固其本。張其維。壽其脈。大體立矣。區區之小弊。不足深慮也。

唐世之法。大抵嚴於治人臣。而簡於人主之身。徧於四境。而不及乎其家。州閭鄉井。斷斷然施之實政。而宗廟朝廷之上。所謂禮樂者。皆虛文也。當是時。坊團有伍。而閭門無政。古人制度。宜不如此。上下以相維。

而父子夫婦不足保。古人紀綱。宜不如此。

世業 府兵 租庸調 省府 藩鎮

周人之大。不若邾莒。存於戰國。相吞噬之間。殆數百年。獨立於既弱之後。雖秦、楚、三晉之彊。猶有所畏而不敢動。秦之彊。加於吳越。不二世。而匹夫荷挺奪之。曾不若周人既弱之後。

唐贊曰。高祖之興。亦何異。因時而起者歟。雖其有治有亂。或絕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

漢承秦後。民始息肩。蕭何作畫一之法。曹參載清淨之說。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興禮樂。爲漢建長久之計。不知秦鼎沸亂。息薪爲策。秦病煩熱。安形爲務。漢治之大體。正在於清淨不擾。撫摩其痛痒。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其歲月。以極其涵養之功。而返忠厚渾朴之氣。如斯而已。必欲從事於區區之弊。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書。建封禪。果足以救當時之瘡痍。凋瘵。輕浮鏗薄之習乎。以文帝之聖。豈不足於建立奏更法令。循於苟且。請興禮樂。謙遜未遑。方且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守之以木強。敦厚之吏。雖稽古禮文之事缺然。亦略不以爲意。豈不曰漢家制度。雖云未具。而大體不可亂耶。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二

以勢處事以術輔勢

水利

屯田

勸農

用兵

治體

處天下之事不可以不因其勢。輔天下之勢不可以不用其術。漢文帝之治尙寬。文帝之勢也。至於殺使者而必誅。差首虜而必治。盜環欲致之族。犯蹕欲棄之市。此又輔寬之術也。漢宣帝之治尙嚴。宣帝之勢也。至於務行寬大之詔。酷惡爲賢之責。黃霸以寬而見擢。延年以嚴而見誅。此又輔嚴之術也。居文帝之時而爲宣帝之嚴。居宣帝之時而爲文帝之寬。是之謂不審勢。有文帝之寬而不輔之以宣帝之嚴。有宣帝之嚴而不濟之以文帝之寬。是之謂不得術。

昔鼂錯言兵事於文帝之時。其說曰。山林積石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十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是說也。用兵之勢也。又曰。兵不金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是說也。輔勢之術也。用兵而不察其勢。固不足以取勝。察勢而不輔之以其術。則亦有敗而已。豈惟用兵。凡天下之事。莫不盡然。今之屯田。不可行於內地。而可行於遠地。今之勸農。不必責於江浙。而當責於兩淮。勢也。屯田旣行於遠地。勸農旣責於兩淮。而又當得牧民禦衆之

才以盡其規畫措置之方術也。蓋自江而南，井邑相望，所謂閒田曠土，蓋無幾也。是田有所不可屯，農有所不必勸，又將何施焉？施之既得其勢，而行之又不可以無術。具其室廬，治其錢鏹，假貸其糧食，免寬其租賦，授之以種植之法，率之以勸課之政，以如是之術，濟如是之勢，則砂礫之場，化爲膏腴，荆棘之叢，變爲柔麻，可指日而俟也。不然，徒講其政，不察其勢，是猶於步兵之地，而用車騎，於弓弩之地，而用長戟，徒察其勢，而不得其術，是猶士卒之不服習，器械之不精利，農之實效，終無時而可見也。昔韓延壽守馮翊，不勸農，龔遂守渤海，則勸農。若延壽、龔遂，可謂審其勢者也。勸課農桑，出入阡陌，教令種植，至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若遂則又可謂得其術者也。至於大江以北，黃茅白草，蒼蔚盈目，蒼煙白露，瀰瀰百里，不於此而屯田，不於此而勸農，其可乎？

不以小利傷國大體

醫俗

度牒

稽留

青苗

贖罪

爲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枉己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雖其甚欲，必不屑爲販賣之所爲。詩禮之儒，雖其甚窶，終不敢鬻先世之圖籍。何者？所傷者大也。是以計天下者，當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廉隅之際，可也。昔鼂錯說漢文帝，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夫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以省刑也，一舉而二利從，至便也。而識者每不可曰：長惡而傷死也。儒者之論，大抵迂闊而不切時變，然使稍知體者觀之，慮其終稽其弊，則寧不食而死，無寧貿貿然以自蹙也。今天下所可

慮者。循一切而忘大體也。淫湎者。先王所禁。今反勸焉。賤穀粟之養。盛醪醴之設。白晝大都之中。列倡優。具幄帟。耀市人而招之曰。吾酒爾。吾色爾。此甚可愧也。負乘者。聖人所戒。今反誘焉。閭巷之子。僮賈俠商。輕剽以射什一之利。輩流所不齒。國家捐告身而委之曰。吾官爾。吾祿爾。此甚可惜也。問其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度牒數萬。以髡天下錢穀之人耳。滋異端。耗生齒。不恤也。楮數寸以勸。無有歲序之智耳。長妄僞濫。桎梏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獲禽。一藝者之所羞爲。至於朝廷獨安爲之。旣務其細而忘其大。則以其不知體也。神宗熙寧閒。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司馬溫公與李覺。王珪。王安石同對。溫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而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急務也。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溫公語曰。臣非謂今日得兩府郊賞。能富國也。欲陛下以此爲裁省之始耳。且陛下強裁省之。則失體。今臣以河北災傷。自求省郊寶。從其所請。以成其美。何傷體之有。

裴匪舒奏馬苑之利。劉仁軌以非嘉名而止之。
唐宇文融括客戶事。凡得客戶田八十餘萬。歲入數百萬緡。其利非不厚矣。而楊瑒以爲不可。張說常引大體廷爭。事見字文融傳。

蕭望之傳。載張敞上書。令有罪者。入穀以備邊。望之不可云云。事竟罷。

使人之畏不若使愧

抑奔競

戒貪吏

使人有所畏。不若使人有所愧。蓋有所愧。則不忍欺。而有所畏。則不敢欺。人之情。迫於畏而不敢欺者。不得已也。不得已。則復自若也。且法令以格其前。刑罰以督其後。此人君之所可畏也。然法令有時而窮。刑罰有時而不及。天下於其所窮所不及之處。要當保其無窮邪。故夫人君所持以革天下者。惟曰愧其心可也。閭巷少年。終日袒裼而奮呼。過衣冠揖遜之君子。則未有不逡巡而卻退。獵夫之勇。彎弧挾矢以馳騁於山林。過浮屠老子之宮。則斂衽肅容而委蛇於其側。孰謂士大夫風俗之弊。而獨無愧之之術乎。今天下之所甚病者。在於士夫之奔競。而官吏之貪墨也。吾以謂奔競不必抑。要先於獎恬退。貪墨不必懲。要先於崇廉恥。夫仁義之性。著在人心。末流之弊。生於人欲。彼方冒昧乎利達之塗。顛冥乎富貴之境。而吾惟恬退之是獎。廉恥之是崇。追巢許於上古。追夷齊於中古。則端靜之餘聲。峻潔之末觀。皆足以激頹風而警流俗。豈必日抑之懲之。而後可革乎。入遜畔遜路之境。而虞芮之爭以息。聞餓於首陽之風。而頑夫之貪以廉。名義之足以愧人心也如此。古之治天下者。有使其人不忍欺。有不敢欺。而又有不能欺。若漢之文帝。是不忍欺者也。武帝。不敢欺者也。宣帝。不能欺者也。然不忍者。出於其誠。而不敢欺者。與夫不能欺者。特其威與察而已。威與察之用。有時而窮。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爲有窮。誠之用。無時而盡。則不欺之心亦與之爲無盡。吾觀文帝天資長者。允恭淵默。見於躬行之際。不明不德。形於詔旨之辭。其所以尙忠

厚。崇名義者。如護元氣。如保赤子。卒能激流俗而起愧心。吏不深刻。俗不告訐。自愛重而惡犯法。務寬厚而恥過失。廉平醇謹之吏。彬彬然盛於當時。非其至誠不息。不忍欺之明效大驗歟。若夫宣武則不然。殺戮非不慘。明察非不至。然宮闈之嚴。或者逆節猶露。宗廟之敬。或者包藏禍心。此非臣子之所忍爲而爲之。況其他乎。威有所不至。察有所不及。彼其欺者。未嘗不自若也。嗚呼。武帝刑政滿天下。而不能禁惡逆於廟堂之上。文帝至誠在方寸。而朴厚忠實之風。形見於一時之久。治天下者。亦何貴夫斯人之不敢欺與不能欺耶。

敦俗論曰。漢之文帝。承秦之餘。舊染猶在。文帝一以君子長者待之。鎮之以淵默。示之以敦朴。行之以質木。厚重之人。比其久也。昔之告訐無行。與諛語無親者。人人自重。恥言人過失。漢之治。蕩然與秦和同風。乃知書可焚。儒可坑。是古者可禁。而爲民生厚者。不銷鑠也。

爲治勿使人窺其迹

寬嚴 抑彊 扶弱

人君之治天下。使人愛之畏之。而其術不窮。要必有不測之恩威。行乎其間可也。夫爲人主而使人可名以恩。可指以威。愛之或不畏。畏之或不愛。則其術窮。其術窮則治亦窮。亦知夫天乎。雨露以爲恩。而有不測之雷霆。雷霆以爲威。而有不測之雨露。使夫雷霆者。日轟轟焉。以求夫潛伏廢墜者。而擊之。則人不之畏矣。使夫雨雪者。日灑灑焉。以求夫生殖繁息者。而澤之。則人不之德矣。惟其術之不測。此天下所以鼓

舞安於造化而不自知也。爲人主者，其威雷霆，其恩雨露，皆出於不測之間。則人之視之者，若可愛又若可畏，其道神矣。其道神則其治更出於無窮，是故不必多殺之爲嚴，殺一人亦嚴也。不必斗授正賜之爲惠，而政令辭色皆惠也。賢哉漢之文、宣、光武、肅宗也。文帝、肅宗、天資仁柔者也。宣帝、光武、天資剛明者也。惟其出於天資，故人皆得以指其偏者而後定，可以指定則可以窺矣。而四君者，不可窺也。薄昭、文帝舅也。竇憲、肅宗椒房之懿也。當時薄太后惟一弟，且素號長者，而憲亦著功西域。二人之於周禮，議賢議能，皆在所優容者。殺一漢使，文帝遽命羣臣往哭之，必寘之死。憲一奪沁園，肅宗遽以胡雛腐鼠目之。雖僅以免死，而陰馬諸族皆已屏氣股慄。壯哉仁者之勇乎！天下其孰敢以文帝、肅宗爲一於仁柔也哉？寬大詔則下之廷尉，平則立之，是天下固不敢以宣帝爲一於刑名也。勅馮異以安集，語諸母以直柔，天下亦不敢以光武爲一於剛斷也。夫如是，則其恩也，其威也，特平定也。天下不知其所以爲恩爲威，則怠者勸，懦者立。姦者懷，遠者服。嗚呼！四君之治，所以獨優於七制者，其以此歟？若乃元帝之優游不斷，卒衰孝宣之業，顯宗苛察爲明，而親以杖撞郎，此皆一於剛柔，誠不足與之埒也。

方歲之成春，乾坤之晏溫，動殖之寧止，豈不可樂哉？而一坐談笑未竟之閒，或失色於迅雷之驟驚。慘者舒伏者，奮句者達天地造化之政令，發於頃刻而變於四海，莫敢或玩而爲之者，變而聳聳而齊之也。

處利害外則所言公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處當世而知當世之利害。必在利害之外也。夫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能心平而氣定。高不爲名所眩。下不爲利所怵者。類能言之。至其自處於名利之間。則公議迫於私情。國謀奪於身計。而利害之實亂矣。且天下之利害。與一己之利害。孰大孰細。孰輕孰重。而一爲名利所動。則知有一己之利害。而不知有天下之利害。言用兵者。但知成功之爲貪。而不知勝負之有係於國也。言財穀者。但知多積之爲夸。而不知聚斂之有害於民也。苟求便於一己。而不暇恤其當否之如何。此士大夫之爲通患。而古今之所同然也。昔鄒忌之貌。不如徐公之美。問於其妻。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妾。曰。徐公何能及公也。已而問其客。曰。徐君不若公之美也。既見徐公。孰視以爲不及。窺鑑而自視。則誠不如。乃曰。妻之美我者。愛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士大夫之言利害。得無類是乎。

六太息之書。不出於漢廷之諸老。而陳於雒陽之年少。三十字之獻。不見於唐室之公卿。而見於晉州之男子。晉州男子見元載傳

昔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夫以漢高之智。豈不及石勒哉。高祖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三

兼才隨所遇而能

文武全材

四科取士

權攝

省目

昔者禹有功於水土也。然禹之功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必以禹之賢不外是。則其所能者。不亦卑乎。稷固有功於播種也。然稷之所施不在於此。而遇於此也。使必以稷之所施盡於是。則其所以及人者。不亦陋乎。伊尹之才。該於所學。故天下未定。伐夏救民。則身之天命所歸。相與扶持而協贊。則亦身之伊尹之學。其初未則伐夏用也。時乎伐夏。則以除殘而已。不伐夏。則伊尹之學。果無可施乎。周公之才。亦該於所學。故三監作難。舉兵而東征。則爲之。淮夷旣平。而持盈守成。則爲之。周公之學。其初未言爲東征計也。時乎東征。則以之。平暴亂而已。不東征。則周公之學。果無所爲乎。若夫後世之人。則不然。倖譴之智。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孟公綽之賢。擾於爲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黃霸之才。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功名損於治郡時。薛宣所在而治。爲世吏師。及居其位。以苛察失名。彼其才則誠有限。而其器則誠有極也。強其所不能。冒而爲之。則亦敗事而已。

不習不能不久不精

車戰

習射

民兵

屯田

水戰

人皆曰居今而效古誠難也。愚則曰居今而效古要之以目前誠難也。要之以持久不難也。何者天下之事不習則不能。不久則不精。齊楚之異音求其同焉固難也。然居於莊嶽數年雖日撻而求楚語不可得者習之而久也。胡越之同聲求其異焉固難也。然長而成俗雖至死而不相違者習之而久也。惟技也亦然。庖丁之解牛也。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十九年之後刀刃若新發礪。非習於解之之久乎。紀昌之視虱也。數月之間始浸大焉。三年之後如車輪焉。非習於視之之久乎。事之在天下大抵然也。所患者其不能持之以至誠待之以歲月爾。孰謂士大夫之習射兵之寓農有不可施於今日耶。抑嘗以鄉兵水戰之事而觀之。三丁擇一蠲其租賦。閒月習射。歲終大校。李抱真施之於澤潞。比三年而皆爲精兵。北人固不閑於南方之水也。然造戰船數百。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世宗行之於周。而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然則士大夫之射兵之寓農誠使講而習之。習而久之。三代鄉射之法井田郊遂之制可復見於今日也。

法以治民不貴乎擾

文科

詳於法者有法外之遺姦。工於術者有術中之隱罅。藥所以治病也。用藥已過則藥之所病甚於未藥。耘所以治苗也。耘之數數則蹂踐之害酷於稂莠。凡天下用意過當之事往往舊害未除而新弊復作者其患正在此爾。曹參爲齊相避正堂舍蓋公咨以治道得清淨之說用以治齊不擾獄市粹然有君子長者之風。其後繼蕭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爲丞吏。吏之言文深刻欲務聲

名者。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務掩匿。覆蓋之。其相業猶治齊也。後之議者。謂參幸當與民更始之際。不能立法度。興禮樂。爲漢建長久之計。苟倖其一旦之安。而廢其經遠之慮。蓋不知參爲漢建無窮之基者。正此也。自春秋戰國。以及秦項之際。縱橫捭闔之說行。而天下之俗浮。刑名法家之說勝。而天下之俗薄。浮薄之風。相扇相激。而極爲秦項之禍。大漢之興。民始息肩。知有生人之樂也。如病者出於九死之餘。惟當屏絕外事。安坐飲食。以漸復其已耗之血氣。雖未衣冠佩玉。進趨揖遜。君子固不以爲廢禮也。漢於斯時。當洗滌吾民之瘡痍。而撫摩其痛痒。勞來其呻吟。與之相生養之具。假以歲月。以極其涵養之功。而措之既庶既富。養生送死無憾之地。不然。變畫一而爲紛更。舍清淨而爲煩苛。飲淖之牛。必欲易之以清淨之水。如漢儒所謂改正朔。易服色。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者。果足以救之耶。參雖飲酒不事事。其所好惡舉措。養天下忠厚渾朴之俗。以變二三十年輕浮鏗薄之習。爲慮深矣。至於孝文之時。告訐之俗易流。風篤厚。禁罔疏闊。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當是時。稽古禮文之事。缺然未備。顧何損於治道也哉。後世言治。與文景以恭儉厚下之效。推其涵養變化之功。實參發之也。

曹參代蕭何爲相。屬其後相曰。以齊獄爲寄。慎勿擾也。後相者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姦人安所容乎。班超爲西域都護。後有代之者。問策於超。超戒以不擾。其人以平平笑之。卒如超所料。

物之生林然熙然。孰吾榮乎。孰吾枯乎。已然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旦而曝之。夜而濡之。一日風之。二日

霖之三。之日蕩然矣。惟人亦然。無撓則寧。無拂則全。驅之以刑。齊之以政。臨之以德。而天下之性蕩然矣。堯之治天下。不舉善。不去惡。不治小。不教大。民視堯亦天耳。天何心於我哉。舜之治天下也。必治之而後安。雖然。猶未始與民相撓也。三王之於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霸則又鞭朴隨其後也。大道何從而行乎。唐太宗嘗指殿屋而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創既成。勿數改易。苟移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

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令有不便。則亦可收。

發運 隅官 民兵

世之言曰。事善不善。特未定耳。而今在必行。則又有甚不然者。漢高祖聞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則稱善。及聞張良之言。則吐哺而罵。唐李綱諫高祖擢用舞胡爲五品。高祖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而陳嶽之論。則以用之。而非胡不可追。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業雖已授。非而可追。古之人曷嘗以是而爲在位之累哉。適足以明其無我而已。

仁宗朝。實行簿爲民害。仁宗斷然罷之。太上皇朝。隅官爲民害。太上皇斷然罷之。比年發運司爲民害。主上亦斷然罷之。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

將有所奪。必有所予。予之者未至。而奪之者先行。人情不安也。游手可抑也。亦不可以盡抑也。無田與之耕。而欲閒民之不游手。勢不可也。故善抑游手者。莫若井天下之田也。仇餉可責也。亦不可以遽責也。無粟與之食。而欲飢民之不仇餉。勢不可也。故善責仇餉者。莫若足天下之食。田一井而天下自爾無游手。何用抑歟。食一足而天下自爾無仇餉。何用責歟。縉紳士夫。固非齊民之比。而人情不甚相遠。愚嘗怪今之議者。徒知奪之之說。而未知予之之說。往往今日奏一議。欲律天下之貪。明日奏一議。欲起天下之媮。吾恐法外之姦愈生。令行而詐愈起。將至於用齊人之鼎鑊。漢人之磔磔矣。孝宣嘗增吏祿矣。百石以下則益之。百石以上則不增也。光武亦嘗增吏祿矣。千石以下反減於西京。六百石以下。乃增於舊秩。二君之意。豈輕其大而重其小哉。誠以大吏祿賜有餘。而小吏廩食不給也。

王荊公云。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州縣之吏。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欲其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則媮墮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旣薄矣。而又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貸以往也。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爾。而曰爾無貪。我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利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服矣。

三代之井田。齊之內政。唐之府兵。與夫口分世業之法。當是時。不聞有游食充食之民也。今日地少而民多。欲耕無田。欲蠶無桑。欲樵無山。欲漁無水。欲坐而作無肆。欲負而販無市。則食於丐。食於兵。食於倡優。食於胥史。食於巫覡。食於淫祀之祝。食於佛老之使令。無疑也。彼冒愧而爲之。活旦莫焉爾矣。

用法公平則人無怨。

省官 汰兵 限年 任子 用刑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廢廖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而立垂泣。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其有不服乎。

伊尹曰。阿衡。衡所以權萬物之輕重。而歸於平。周公曰。太宰。宰所以制百味之多寡。而適於和。惟其和平而已矣。故爲重爲多者。無所德。爲輕爲寡者。無所怨。衡宰之上。實無心也。故古之事君者。亦無心而已。昔叔向被囚。而祁奚免之。叔向不告免也。而朝。范滂被繫。而霍諝理之。滂往候之。而不謝。嗚呼。國之大臣。其用心如祁奚。霍諝。則名迹之或匿或見。權勢之或遠或近。皆可以兩忘也。夫周之於商民。至矣。勸之之辭曰。天惟畀矜爾。我大介賚爾。懼之之辭曰。爾探天之威。我致天之罰。我豈以喜怒之私。而行乎勸懲之閒哉。有天生焉。吾聽之而已矣。待商民以天。不以己意。吾心無愧於天。亦無愧於人矣。

夫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而不爲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合權。

衡而罔利。而所贏者。僅若毫髮。衆皆怒而棄之也。

東坡嘗論權酷。言自漢武帝以來。至於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少縱。至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何以禁之。曰。周公無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法舉其略吏制其詳

銓選 取士 斷獄 治郡

古之治任吏而不任法。後之治任法而不任吏。古之人非廢法而不用也。法舉其略。吏制其詳。天下之利害。吾知之。吾爲之上之人不吾禁也。惟知要其成而責其效而已。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制於吏。後之人非廢吏而不用也。吏滿天下。而以律拘之。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爲。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尺寸違之。則事未及成。而以失律報罷聞矣。故天下之事。可否廢置。皆聽於法。嗚呼。國之有法。猶古人之談兵也。吏之用。猶今人之用兵也。古人之所談者。亦舉其大要云耳。至於縱橫變生。出奇制勝。則用兵者。臨事而爲之應。如其以古人之所談者而拘之。則亦敗事而已。管仲之治齊。商鞅之治秦。舉一國之事。而聽其施設焉。故其富國彊兵之效。亦有可觀。襲遂之守渤海。趙充國之降先零。舉一方之事。而從其便宜焉。故其當時便宜之政。撫御之略。皆得以濟其所欲。任吏而不任法。其效如此。有天下者。其可以無法而拘吏哉。

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任法。不在任官。任法而不任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胥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尙書侍郎郎官者。據案執筆。閉目而書紙尾而已。是故今之注擬於吏部。始入官則得簿尉。自簿尉而得令丞。推而上之。則得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雖貪闖者。披儒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曰不應格者。雖其實賢能廉潔。才智皆不得也。不得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怨不愧。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吁。一吏而閱之。可盡矣。賢不肖愚智何別焉。宋以蔡廓爲吏部尙書。廓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以下悉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亦豈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耶。愚以爲今之吏部。要當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保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亦不失夫銓選之本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則善矣。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四

天下之名生於不足

儒林 循吏 獨行 逸民 忠孝

舉國皆儒。則儒者之名不聞。爲吏皆循。則循吏之名不聞。士皆純德。野無遺賢。則獨行逸民之名不聞。爲子皆孝。爲臣皆忠。則忠臣孝子之名不聞。蓋嘗讀渾渾之書。而得九官十二牧之爲人。讀灝灝之書。而得伊尹伊陟傳說之爲人。讀噩噩之書。而得周召閔天之徒之爲人。彼皆大儒也。當時不稱其爲儒者。皆能致循良之吏也。當時不目之曰循吏。彼皆爲忠爲孝也。當時不指之爲忠臣孝子。下至於鄉黨庠序之間。不聞其有獨行。山林草澤之間。不聞其有逸民。自魯國之人以儒稱。則儒道衰於周矣。自鄭子產。楚孫叔敖。以循吏聞。則吏治衰於列國矣。自伯夷。柳下惠。以獨行著。則天下之事。始有尙偏之弊矣。自長沮。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長往。則輅光鏗彩於漁樵閒者。多逸民矣。自子胥以忠稱於吳。曾參以孝稱於魯。則忠臣孝子。稀疏寥落。如參辰相望矣。嗚呼。士以一行得名於時。彼亦何等時耶。是故西漢之有儒林。有循吏。非西漢之美事也。東漢之有獨行。有逸民。非東漢之美事也。李唐之有孝友。有忠義。非李唐之美事也。實泯於有餘。名生於不足而已。

王雅之詩。其序不言美。極盛之卦。其爻不言吉。是二者文雖不同。而意出於一。何也。天下之事。名生於不

足德泯於有餘。方其美惡之相形。善否之相傾。故天下之人。得以窺其跡而議其事。大人君子。處於純全至正之地。其不言之妙。不言之神。足以感動萬世。皞乎其不可知者。天下之人。雖欲指而名之。頌而美之。豈可得哉。詩之所述。一介莫不稱美。而成王之雅序。獨不言美焉。非不美也。易之諸卦。一事之得。莫不言吉。而乾之六爻辭。獨不言吉焉。非不吉也。道盛德備。不可得而形容也。有有則有之名不立。無有則有之名始著。蘇文忠公稱慶歷之盛曰。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烈難名。而福祿無窮。當是時也。尙復有名之可指乎。

愛民當思所以防民

省刑 新書 敘文

刑所以殘民。亦所以厚民。刑所以虐民。亦所以安民。今之天下。惟嚴於用刑。而後可以言省刑。惟公於明刑。而後可以言恤刑。漢文帝寬仁之君也。而後世之論。則曰以嚴致平。漢宣帝持刑之君也。而當時之詔。則曰務行寬大。故文帝之於黎民。醇厚。正自其以嚴致之。而宣帝之吏。稱民安。亦自其持刑得之。吾嘗怪夫世之迂儒。曲士。不明聖人之旨意。姑取無用之空言。以自高大曰。聖人無事於刑也。聖人之果無事於刑也。而天下可以免刑哉。故吾之所謂無刑者。非世之所謂無刑也。必有使之而至於無刑也。恭維主上仁民愛物。與堯舜刑期無刑之意。異世同符。邇者曲軫宸慮。哀矜庶戮之不辜。親屈帝尊。臨軒慮囚。而又遣部使者。分行諸路。一清囹圄。惠至渥也。尙慮州縣之吏。不能體悉聖意。必欲如臯陶之不負所委。以推

廣好生之德。故愚不敢採撫陳腐。而苟有贊美。切謂今之天下。惟慮夫用刑之不嚴。明刑之不公。是以爲善者良者之不幸。而姦者詐者之幸。用於人情之私。非用於人情之公。是以爲天下之病也。

周公之詩曰。旣取我子。毋毀我室。說者曰。詩人之仁也。鄭伯之詩曰。無踰我牆。無折我桑。說者曰。詩人之愛也。是則然矣。知仁民而未知仁之方。知愛物而未知愛之意。與其憂我子之取。孰若常固其室而不可毀。與其憂我桑之折。孰若常高其牆而不可踰。

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所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所以必折也。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求用刑之疏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故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陷天下之心。雖秦人之苦於苛。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爲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也已。大抵始於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也。今之法則不然。始乎不用。而終於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於無所用矣。

爲矢者有殺人之心。而天下不可廢矢也。然人人而知擇焉。則矢可無乎。曰。吾心存焉。雖爲矢無害也。夫

子未嘗廢釣弋也。而所以仁禽獸者至矣。是故惟君子不以所居遷所存。臯陶之刑皆春風。湯師之師皆時雨。遇所居而遷焉。斯下矣。

法不慮其終者必壞

和耀 青苗 積券

西漢而下。創法垂制。得三代之餘意者。莫唐若也。夫取民之法。每患其輕重不均。唐則一之以租調。養兵之法。每患其坐食無用。唐則處之以府衛。建官之法。每患其名實雜糅。唐則納之以六典。使民不至於困。兵不至於冗。官不至於濫。太宗之法。庶幾先王者。非以此歟。建官之法。傳之至於景龍。則有墨勅斜封之濫。而古制遂以壞。養兵之法。傳之至於開元。則有長驅驩騎之制。而府衛遂以變。取民之法。傳之至於建中。則有兩稅之目。而租調遂以廢。夫中睿之君。固不足深責。而張說、楊炎亦非暗於事機者。豈可輕改太宗之法歟。蓋嘗考之。丁以百畝爲率。租以二石爲額。調以紬布爲制。役以二旬爲限。此祖調之法也。然無以葬者。許鬻永業。自狹鄉頓寬。鄉者併鬻口分。既許其鬻。則兼并寧不啓耶。已鬻者不復授。則課何從均耶。在府則力田。番上則宿衛。無事皆農夫。有事皆精卒。此府衛之法也。然河東、河北、關右、隴左。府之環京畿者五百餘。淮南、江南、劍南、嶺南。府之在諸道者。纔二十餘。雖曰重內輕外。何多寡之不等耶。外既輕矣。卒有調發。豈能朝夕至耶。分職率屬。則曰省。曰臺。曰寺。曰監。序勞秩能。則有品。有爵。有階。有勳。此建官之法也。然承隋之後。官不勝衆也。乃驟而爲七百三十事。可以省也。乃復增制員外。在當時已不能守。何以

責後世之變耶。太宗之法固美矣。夫惟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是以雖行之一時。而卒不能以行之久遠也。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斗米十錢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之患。仁宗治平中。詔陝西刺民號義勇。又降勅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然其後不十年。義勇運糧戍邊以爲常。神宗熙寧中。行青苗之法。雖不許抑配。其閒情願人戶。乃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於鄰保。溫公亦謂民知所償之利。不知還償之害是也。

人主好要則百事詳

治兵 理財 治獄 擇吏

古人有言。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嘗探是說。以考古今之治亂。蓋無有不原於此者。三代人主虛心恭己。以論相於上。自庶言庶獄庶事。不敢兼知。以亂其純一。而汨其聰明。是以廟堂之閒。必得賢相。而相總領衆職。進退百官。亦無有不得其人。某人治某事。某人居某職。予之者不敢輕。而得之者不敢慢。恪守官常。惟職是舉。夫然後道德政事。並行而不偏廢。自三代以還。道揆不明。而法守滋亂。而不可收拾。吾觀漢文帝之賢。若足以超三代之治。斷獄錢穀之數。問之周勃。又問之陳平。文帝固非好要之主也。武帝之英雄大略。若足以超三代之治。然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此言之發。何爲者耶。武帝抑非好要之主也。夫大體之不知。當務之不急。所謂造原立本。關興衰治亂之本者。一不暇講。天下之事。百官有司。

之守。方叢然萃於吾身。而欲兼之。漢治之不古。無足怪也。蓋嘗論之。人主以一心之智慮。兩耳目之聰明。如其煩於獨斷。而役於瑣瑣之常務。則事理之所在。必不能精講而深究之。不能精講而深究。則士大夫之受命承教者。必至於依違而苟且。大抵天下之理。造命容有不實。則將命者得以乖違。起事容有不中。則趨事者得以鹵莽。好詳之弊。其極必至於此也。方今天下之務。莫重於兵吏。其次莫重於刑獄錢穀。然使廟堂之上。操約御詳。惟二三大臣。是究是圖。是信是使。彼大臣既得其人。則百官有司之閒。亦莫不各當其職。夫然後付之以兵吏之事。刑獄之事。錢穀之事。爲祝者不使之治庖。爲工者不至於易技。至於斯時。誰敢不究心奉職。以濟吾所欲爲耶。

昔唐憲宗銳意於爲治。杜黃裳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務得其大者。至於簿書獄訟。非人主所任。又謂王者任人責成。見功必賞。見罪信罰。孰敢不盡力。周世宗違衆破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高錫上書。以爲不若擇立心公正者。爲宰相。愛民聽訟者。爲守令。豐財足用者。使掌錢穀。原情立法者。使掌獄訟。人主但視其功過。而賞罰之。何憂不治。二說然矣。差之毫釐。異乎吾所聞也。夫人主之任人。將人人而任之耶。抑任一相而使一相之任百官耶。如其人人而任之。百官有司。皆出一人之所量授。則與夫好詳之弊。亦無以大相過也。

人主以多事自弊。而百官有司皆以虛文爲欺。蓋本末上下。始爲之顛倒錯亂。

不爲而後可以有爲

昔者禹、皋陶皆有絕德也。舉天下之任付諸此身。可以優爲而無忌也。然終禹之身以功聞。終皋陶之身以謨聞。禹告皋陶曰。乃言底可績。蓋責皋陶以功。而皋陶乃曰。予未有知。皋陶告禹曰。汝亦昌言。蓋遜禹以謨。而禹則曰。予何言。禹終無侵謨之心。皋陶終無攘功之意。夫禹豈拙於發明。而皋陶豈懦於有行者。蓋天下之事。不可以兼而爲。而人之智慮。不可以分而用。以不可兼之事。而加之不可分之智慮。必欲盡取而爲之。其不廢且敗者。幾希。是故必有所不爲於彼。而後可以有爲於此。必有所不爲於小。而後可以有爲於大。雖禹、皋陶之絕德。不敢兼也。而況非禹、皋陶之絕德乎。況乎所當爲之事。抑又難於禹之功。皋陶之謨乎。三代以還。士君子之有爲於世者。自恥其才之一偏。而愧其力之不能兼舉。則皆取天下無窮之事。一切以其身焉而任之。以宰相之職。而乃下爲百司庶府之事。弊精耗神。治功益陋。凡所謂造原立本。關興衰理亂之大典謨吁咎。以天命相飭詰者。則闕焉無聞。是非爲彼廢此。役小忘大之病乎。漢興以來。此病尤甚。是以賈誼長太息於文帝之時曰。大臣持簿書不報。期會之閒。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敗壞。因恬而不怪慮。不動於耳目。王吉亦言得失於宣帝曰。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嗚呼。風俗之不美。大臣之所當慮也。萬世之長策。大臣之所當爲也。當慮而不慮。當爲而不爲。豈漢廷大臣之才識不逮此耶。正以盡力於其小。則其大者固有所不暇爲也。役志於其末。則其本者固有所不及究也。夫人之智慮雖不一稟。而其精力要亦有限。盡心一邑者。至戴星出入。僅勝百里之政。而振職內史者。至積旬稽審。而後詔勅不相

背戾。彼其役役於簿書期會之間。安能復有餘力。而爲當務之急耶。
文帝時陳平爲相。不對錢穀之間。宣帝時丙吉爲相。不問橫道之死傷。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五

用人之法當察其內

陸辭 朝見 審察

人之言曰。物至而後鑑。得用其明。事至而後君子得用其情。若弗接乎吾前。則泯然矣。能耶否耶。吾且不得而見。而況能察歟。是說然矣。然人才之能否。未易察也。退然如不勝衣。而能以晉國霸。今將求之以壯勇。則失之矣。年老短小。而能使盜賊解散。今將求之以奇偉。則失之矣。應對鄙拙。而能反風滅火。今將求之以文辯。則失之矣。是夫人之才實者。不易察如此也。齒若編貝。目如垂珠。而持論不根。則容貌不足以取人矣。丰姿詳雅。精神明秀。而誤天下之蒼生。則丰采不足以取人矣。踔厲風嚴。常屈挫人。而諂事羣小。則議論不足以取人矣。是夫人之虛僞者。不易察也如此。人主於此。將孰從而察之歟。聞之曰。人才之在天下。當索之於內。不當求之於外。當考之以實。不當信之以文。夫詐而似智。佞而似忠。遲鈍而得深謀。鄙薄而能立事。人主鮮有不惑於此。夫惟索其內而窺之。卽其實而觀之。心鑑內明。天機洞照。於一見之頃。而得之於耳目之外。則是非能否。瞭然不能欺矣。昔漢武帝知人善任。使其於一世之人才。亦嘗致其察矣。獨惜其舍內而徇外。遺實而取文。夫是以所用者。皆非真材實能。衛霍之容。甚武也。則用之。張、周、桑、孔之狀。甚銳而巧也。則用之。公孫、鄒枚。儒服儒言。甚秀而文也。則又用之。至於汲黯之質直。今日。詆其戇。明

日誚其無學。又明日怒其妄發。徙之內史。遷之淮陽。當是之時。苟非震整而翹秀。便捷而奮發。帝皆有所不決焉。然愈多而愈不濟。一用之則一窮。嘗讀吾丘壽王傳。觀其書責之曰。子前朕用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縱橫。甚不稱前之時。是不察其內而徒信於其外。則稱意於前而不稱意於後。失人而然也。厥後宣帝總核名實。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以然。其懲武帝之弊而得之歟。是故人主之觀人。要當以武帝爲戒。以宣帝爲法。

繩下嚴則人不敢盡

荀且

愈陪

緘默

阿諛

君臣之閒。可以相忘。而不可以相忌也。相忌之隙開。君臣之道喪矣。且天下之事。無定形也。見其賢而舉之。以進善也。而可疑以植黨。見不肖而去之。以絕惡也。而可疑以立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忠直者疑於訕上也。慮患者近於妖妄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苟人主牽於意忌。而操疑吾不信之心。士亦孰肯冒而爲之。以自速於禍也耶。大凡憂畏生於不足。猜忌起於有閒。上之繩下也太嚴。則下之奉上也不敢自盡。故操權急者無重臣。持法深者無節士。何者有所拘者。不能有所縱。戚然自危。必不敢泰然安意爲之也。嗚呼。人君之禁其臣。使之懼不免之。不暇。屏迹以逃嫌。損威以避禍。豈國家之福也哉。古之大臣。其操心也不危。其臨事也不忌。是以優游閒暇。而能有所建立。蓋昔者堯之咨四岳曰。孰能治是水。四岳曰。鯀可。曰。孰能異朕位。四岳曰。舜可。鯀方命圯族。雖堯亦

度其不可用。而四岳乃以甚不肖之人。而猥充至重之責。自今觀之。必曰是誤國也。舉天下而與人。此豈細事哉。而四岳遽以天下之匹夫。上干天子之正位。自今觀之。必曰是非當言也。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往。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遽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舜命禹徂征。禹旣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發兵而不疑。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沮壞成事。而禹之事乃逗留君命。古之君臣。其相體悉也如此。一德一心。相與忘機於形骸之外。小過不責。大言不怒。然後能濟天下之功。三代以還。上忌其下。下疑其上。爲天子大臣。而瑟縮趑趄。常若有所掣其肘。而係其足。左顧右盼。惟恐人主之議其後。吾觀漢武帝以剛明之資。督責臣下。自李蔡、嚴、青、翟、趙周、數相。駢死牢戶。石慶雖僅以謹論。亦數被譴。公孫賀至於涕泣不敢受命。當時視處鈞衡之地。如以其身蹈不測之淵也。至於宣帝。其忌刻又過之。趙、蓋、韓、楊之倫。以微罪誅。其它自全。惟陳萬年之順從。丙吉之謙謹而已。高才之立其朝者。未始不累之也。世多咎衛青之事武帝。不招士。張安世之事宣帝。不薦賢。嗟夫。魏其、武安。以厚賓客。爲天子切齒。霍將軍以秉權位。萌驂乘之禍。其鑒未遠也。況青精兵百萬。抗威沙漠。安世身統禁旅。司國之命。此固武宣之所側視。貌親而心難之者。使其招士進賢。以收士大夫之譽。其能免乎。故其天子之大臣。當使之施爲注指。不盡拘於繩墨規矩之間。閒有所幹旋提挈。以讐服天下之情。當使開胸露臆。以與天子共推無疑之心。不可爲曲廉細謹。以自免於吏議。可也。今之大臣。坐於廟堂。何其凜凜如燕之巢於幕也。平日所論薦者。才氣雄偉。足以任重致遠者。何人也。議論俊拔。足以爲安

而慮盡者何人也。幹局明練，足以剗煩而解紛者，何人也。大抵阿諛緘默，苟且怠慢，如立仗馬，如轅下駒耳。此無他，禁人已甚，則人始逃嫌而避禍也。心知其利而不能以盡爲明，見其害而不能以盡去，拱手帖耳，以僥倖於久安而不奪尺寸達之，則事未及爲，而以失律報罷矣。爲今之計，莫若以堯舜爲法，以漢武宣之事爲戒。公卿侍從之間，略其小失而責以大綱，使之稍稍然，釋去肩背之芒刺，從容胖肆，措意於法令之外，而後苟且怠惰，阿諛緘默，有所不禁而自風休雪釋也。

小有所屈大有所伸

存記綱

養士氣

制私情

聽直言

人主之有爲於天下，其心未嘗不欲朝廷之尊，而紀綱之肅也。而人主之所爲，則每有以自墮其尊，而壞其所謂肅然者，以其道不足以制欲故也。蓋朝廷紀綱之所係，莫大於法，而所以守是法，而無所撓屈者，莫重於人臣。然臣守之於下，而君每抑之於上，欲心一動，勃鬱熾烈，惟恐夫人執法以沮吾之意，而不得以快其所欲，不知夫稱快於一時者，乃所以自壞其維持天下之具。愚諂者撓法以從君於昏，忠義之士氣沮勢奪，則慨然引去，卒至於剝落解散，不可收拾，而危亡不旋踵而至。蓋小有所伸，則大有所屈，勢之必然，而理之固然也。古之賢君，氣聽命於心，情受制於禮，蓄威屈勢，使守職不爲所奪，得以自伸。凡法之所在，雖卑且賤，不敢震之以威，從其所重。夫是以朝廷尊而主威爲之振，紀綱立而姦邪爲之寢。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細柳之師，親屈帝尊而勞之，聞軍中不馳之令，則按轡徐行，盜環犯蹕之罪，赫然發

怒欲誅之。聞張廷尉不奉詔之言。則樂受而無難色。鄧通之貴幸。其寵之非不至也。一戲於殿上。則丞相申屠嘉檄召欲斬之。夫以天子之尊。而庇一弄臣。則孰敢誰何者。而嘉持法召之不疑。帝亦遣之不吝。必俟其已困辱。然後徐遣使持節以謝丞相而召之。太子君之貳。梁王太后之愛子。其勢非不尊也。一不下司馬門。則公車令張釋之追止而劾奏之。夫以父子兄弟之親。而少差以禮。亦未嘗爲甚過者。而釋之持法。劾之。不恕。帝亦受之不卻。必免冠謝太后。以教太子不謹。然後太后承教而赦之。夫漢廷諸公之所爲。自敵已以下。受之而不能堪。而文帝斂威抑氣。使將軍得以行其令。使丞相得以舉其體。使廷尉得以執其法。不牽於愛。不役於情。仲臣下之所爲。以肅朝廷之紀綱。當是時上而宰相。下而百司。內而朝廷。外而軍旅。法之所在。凜若秋霜。隱若雷霆。窺伺之心息。陵犯之風消。非有孝武之光烈。宣帝總核信必之政。使然也。蓋惟禮義以養其心。和平以收其氣。抑情以執法。屈己以伸臣下而已。若漢景帝則不然。溺於久安。假然有自用之心。凡文帝之所爲。優容獎借。不敢挫折其臣下。以自壞者。景帝一切反之。非有功不侯。此高帝之法也。而王信奈何欲侯之。封同姓以填天下。此高帝之法也。而鼂錯奈何欲紛更之。故周亞夫執舊約以爭外戚之封。申屠嘉因奏廟壝以欲誅紛更之臣。此二者固宏綱大法之所在。神器宗廟之所賴。以維持全安於無窮者。而景帝皆挫抑不用。一餓死。一歐血死。王信果侯。鼂錯果用。則景帝一時豈不進退如意。而甚快也哉。然亞夫死而王信侯。則毀高帝之典刑。而啓封拜外戚之端。申屠死而鼂錯用。則紛更高帝之法。而啓吳楚七國之禍。愚故曰。小有所伸。則大有所屈者。此之謂也。夫立法以維持天下。其大

者猶宮室之上棟梁垣。其小者蓋瓦級磚。非甚狂惑。孰肯自墮其垣棟。而自揭其管籍哉。惟其情欲之來。志氣不能以自禁。隨動而流。隨觸而勃。遂至於潰裂四出。甚壞而不可救。故夫至公無私。我以存天下之法。常情所不能忍。於幾微眇忽之中。而遏其橫流不可救之禍。自非以氣御志。以道勝情之君。疇克爾哉。武帝天漢中。胡建得守軍正丞。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約走卒。誅之。竟斬御史。然後奏聞。武帝報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建何疑焉。

易成之效亦易以敗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爲。亦莫大於可爲而不慮其所終。不計其所成。簡略而始之。利未見而害隨踵矣。天下之事。非簡略之所能久也。以簡略而成。必以簡略而敗。古之聖人。創制立法。爲萬世帝王程式。必周詳而不敢輕。謹密而不敢忽者。非爲其始之不足以成。而憂夫終之易敗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得。而憂夫終之易失也。非爲其始之不足以合。而憂夫終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從而節文之。紀綱委曲而爲之表飾。是以至于今而不廢。及其後世。求速成之功。而倦於持久。故其欲成也。止於足以成。欲得也。止於足以得。欲合也。止於足以合。其始不詳。其終不勝其弊。嗚呼。有以文。武周公之所以造周者告之乎。三代令主。維持天下之具。莫詳於周。吾嘗求其制度。規摹矣。凡紀之書。歌於詩。織悉曲具。列之於周禮。所謂禮樂之本。教化之端。桑農之政。任用之機。以至刑禁之條目。財貨之源流。班班可考者。皆其維持天下之具也。夫文。武周公。豈不能略爲之法。簡爲之制。優

游容與於闔端創始之初。而乃汲汲若是耶。天下之勢。其成之也有基。其立之也有本。惟其栽培封殖之既固。則枝葉未易以委枯。惟其疏濬隄防之盡力。則流派未易以潰裂。萬世子孫有所憑藉扶持。而不至於陵遲大壞者。皆出於此。若夫漢高帝之寬仁。足以掃秦之禁網。信義足以勝楚之威力。其資美矣。獨於萬世子孫之計。有愧於三代。是豈非苟爲之心。人之而闔端之初。遂至於簡且略耶。禮由天作。樂以地制。先王以是而窮一性之源本。陶萬彙之中和。又豈可輕爲而輕視。帝乃甘於亡秦卑陋之習。俛首於叔孫繇叢之儀。至有度吾躬行之語。吁。貶道從已。一至於此。稽之王制。寧有不愧。惟高帝創法立制之原。每每如此。是以繼世之君。如文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聞釋之之奏。乃甘心於秦漢之卑論。觀買生之策。而未遑於禮樂之大典。如宣帝之賢。宜可與語王道也。然有漢家之制。而安於雜霸。不法先王之統。而敢於持刑。豈非高帝之規摹不遠。苟略苟成。而有以啓文宣之弊歟。

昔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頗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張釋之補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文帝稱善。

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嘗苦其難售。然其器終身而不墮。鄰之陶者。直纔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隨傾之。不能終以歲月。是孰爲之取舍哉。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六

事要其終知人用心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可以知人之用心。恩之已甚者。未必非以殺之。而忍於抑其所愛者。未必非以全之也。苟不於其終焉而觀之。則恩者人以爲真恩。忍者人以爲真忍。蓋至於此。則是非之在天下。始爲之失其實矣。嬰兒之甚其飽。貴人之極其寵。而嬰兒之病。貴人之禍。則生於飽之寵之之日也。嚴師之笞楚。慈母之呵叱。而子弟之成就。則在於笞楚呵叱之時也。就謂人君之於天下。恩可遽指以爲恩。威可遽指以爲威哉。昔者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一日有疑。下之獄吏。幾死而僅免。則文帝疑若少恩矣。孰知文帝之少恩。乃所以抑去其驕蹇之意。而務以全其宗也。宣帝之於霍氏。厚之以權。不約之以禮。使其不肖之子姪。且假之以當路之權柄。則宣帝之於霍光。其厚之亦至矣。不知夫厚之者。乃所以速其逆節之露也。人主之恩威未定。大率類此。

管仲侈淫 田氏儉約 鄭莊公叔段事

曹參飲醇酒事 陳平從呂后王諸呂

議論不一理未嘗異

至真無二。至公不殊。言語議論不一。而方之於笑哭。則天下無異聲。貴賤賢愚有異。而較之於生死。則天

下無殊塗。理之在天下。亦若是而已矣。彼謂夫議論之閒。未嘗紛亂而不可誣。是以聖人在上。衆正路開。人人得以自盡。不有得於此。則有得於彼。其初雖然。而不可聽。然其論利害也詳。言是非也明。吾惟審擇而謹取之耳。又何病夫議論之不一也。世之談者。類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言之多。徒以敗事也。外廷百口。徒亂人意。言之多。徒以惑人也。不知夫所以惑。所以敗者。不在於言之之多。而在於擇之之不審。使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在上。於衆言不一之中。必有卓然不惑之見。其言愈多。其理愈明。其見愈審。又豈至於多而惑。惑而敗也哉。聞仁宗朝杜祁公衍。范文正公仲淹。韓魏公琦。富鄭公弼。歐陽公修。余靖。蔡襄之徒。相繼在列。每朝廷有大事。議論紛然。累日而不決。司馬君實與范景仁號爲至相得者。鍾律一事。亦論難數十而不厭。夫其所謂累日而不決。數日而不厭者。當時亦曷嘗病其惑人而敗事也哉。以至一之理。而爲是不一之議論。言者不止。而聽者不厭。則亦以吾胷中自有卓然之見。而夫人之所欲言。不得不使之自盡也。

法廢則人得肆其情

吏部 資格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以爲不可。夫具餼羊而不存夫禮。則不如無餼羊。有明堂而不知其政。則不如無明堂。古之人何眷眷於此。而獨以爲不可耶。予嘗論之曰。彼其不知其禮其政。然猶有先王之物存焉。則肆其情者。猶將有所礙也。苟取餼羊而去之。取明堂而毀之。其所

以礙人之情者。既不復存。則蕩然無所限制。縱意肆欲。將何所顧忌耶。今夫法之設。以迹絕私也。事私行於無形。而人莫得見其情。故聖人設法。以爲寓公之具。寓公者有具。則戾公者有形矣。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書之籍。夫何難而爲此。直惡夫行私之有形耳。後之君子。不知夫法。可以礙行私者之情。以爲任法不若任人。於是取天下之法而罷之。爲用刑之說。則曰無爲刑辟。議事以制可也。爲用人之說。則曰毋拘定制。見賢而用可也。夫使朝廷常清明。大官常得人。則法之所在。循之可也。立之亦可也。不幸而有縱情以行私者出焉。前無所顧。後無所忌。喜怒予奪。惟我所欲。則典刑之壞。必於是焉始矣。蓋昔者裴光庭之設循資格。而張九齡極論其弊。及其爲相。一切罷之。其意蓋以獎拔人才。激厲士氣。且使不得執法以徼其上。而權之出於朝廷也。吁。孰知是法之廢。而朝廷始無所守。蕩然得以肆其情耶。

嘗觀明皇開元之初。資格未廢之際。以蘇廷碩之能。明皇欲大用。必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而拜中書。其果宜乎。宰相以爲惟賢是用。何資之計。明皇乃敢從之。李元紘之才。公卿交薦。籍甚。明皇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書。斯未爲驟進也。然宰相以其資薄。止拜侍郎。夫以蘇廷碩、李元紘卒爲宰相。雖使當時擢自衆人。以管機政。未爲過也。又況一自工部而拜中書。一自侍郎而拜尚書。非躡等也。然必問大臣。許而後授之。不許則不敢也。蓋其法度。人臣惓惓在於資格。而不敢忽也。及其惑林甫之姦。欲相牛仙客。則自河湟使典擢班尚書。遂不復計資。而九齡雖惓惓盡忠。援故事而且不聽矣。明皇卽政之初。其資格雖毫釐必計。而其終也。雖尊卑疏戚。顛倒易置。而有所不恤。豈非資格一廢。彼固得以肆其情。而無所礙耶。本朝李

定以資淺入臺事最細也。若未害治也。而宋敏求不奉詔。蘇頌又不奉詔。夫亦審諸此而已耳。用人以資。則盛德尊行。魁奇俊偉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焉。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官不過執戟。是也。任用不可使人取必。

資格

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既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夫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爲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不敢爲而奔走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其勢既應之。則在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欲無窮。置而不問。則怫然有所不平於其心。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務合於天下之公議。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慊然有以自愧。昔者嘗讀西漢百官表。見武帝之用人。廢置予奪。何其雜然。出於不然。必然之不可測也。張歐爲中廷九年而遷。而王溫舒之遷五年。韓安國之遷一年。商丘成爲大鴻臚十二年而遷。而田千秋之遷一年。田廣明之遷五年。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遲速推。西漢宰相之缺。則取之三公。三公之缺。則取之九卿。然而石慶之死。御史大夫兒寬當遷而不遷。而太僕公孫賀得之。公孫之死。御史大夫商丘成當遷而不遷。而涿郡太守劉屈氂得之。御史大夫延廣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濟南之王卿。御史大夫公孫弘之罷。九卿當遷者甚衆。夫何取諸河東之番係。是則武帝之用人。有不可以次第度。彼武帝以爲吾之爵祿。而使天下得以意

度而情窺之則吾爵祿之權將折而歸於下是故示之以爲天下之端而引之以不可窮之緒使天下惟知愛之而爲之之力終莫能以歆羨邀持於其閒此固帝之所爲雄材大略也則天下之人何其可以馴致而必得也定日月以爲遷就之期蓋將以沮躁進者之心也循資格以爲進擢之階蓋將以杜僥倖者之路也此二者則甚公矣然愚之所慮者士大夫取必於朝廷之爵祿而朝廷又自開其取必之門也漢宣帝之役用人材其規矩法度凜然有武帝之餘風九卿之秩視郡守則九卿崇矣而當時乃有自少府而爲馮翊者郡守之職視三公則郡守卑矣而當時乃有自潁川而入爲宰相者朱邑之治行第一視黃霸無愧也而其官則止於大司農王成之僞自增加視趙蓋韓楊有餘罪也而其爵則至於關內侯

逆耳之言不可不聽

聽諫

人主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人臣自非忘軀徇國奮不顧私者誰肯抗天之尊觸雷霆之威以自取伐辱也哉故自昔人臣類皆覘主意之所在奉迎投合惟恐其或後以失爲得以非爲是者人人然也昔梅福言於成帝曰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羣臣皆承順上旨莫有執正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魏明帝時侍中劉曄爲帝所親重或謂帝曰曄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舉所向之意而問之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然後不復敢在羣下默視而疾趨如此至於犯顏而諫苦口而諍豈人臣之所樂哉非其所樂而奮然爲之是必有夫不顧私者而奪之也而人主

於此顧方痛抑而深沮。怒之未足。而繼之以斥。斥之未足。而繼之以誅。士亦何望而不爲諂諛佞媚。以自取疏外也哉。且漢高帝之創業。光武之中興。當時言聽計從。無以齟齬。宜不復有阿容而不盡己意者。然詔羣臣擇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太尉長安侯盧綰功多可立。光武大會羣下。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興可。附會投合。卒無一人異辭。彼二君好賢樂諫。如此之切。而當時猶有承意順志。逢迎阿附之風。況夫斥之誅之。而使之不敢言耶。故愚以爲朝廷之上。幸而有方正之人。節義敢言之士。人主正當鑒自古人。臣希合之弊。而爲優容獎借。以作天下忠直之氣。就使其言時有不中於理。猶當和顏開納。以屈於天下之公論。人心之所同是者。惡可以卻而不聽也哉。

爲治不可以圖美名

人主之有爲於天下者。不可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也。夫誘於古人之美名。而忘今日之大勢。則其施設措置。必有齟齬而不順其所爲者矣。是故蘇威作五教以齊民。其意以爲有虞之治。順其勢。而民以大謹。太宗欲襲封刺史。亦庶幾於三代之所爲。然而功臣不樂。名則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後周以來。至於南北之際。而不免於亂亡。房琯效車戰於陳濤之役。而卒以取敗。名亦美矣。而勢有所不順也。勢之所在。上古之禮樂。不用於後世。商周之質文。不襲於虞夏。其初非聖人制之耶。而後之聖人革之。不以爲嫌。夫亦順其勢而已矣。周公之井田。歷三代而後備。至良法也。而齊侯變之爲內政。內政之兵。非不彊也。而太宗乃近取周隋之制。葺而爲府兵。太宗亦豈不能復古哉。自威公不能從井田之制。太宗不能

從內政之法。夫亦順其勢而已矣。不順其勢而徒誘於其美名。是猶以鄉飲酒之禮而理亂秦之市干戚之舞。而解平城之圍。不可得也。故夫人主之爲治。於名有所不敢誘。於勢有所不敢違。按今之法。而爲之地。雖若近於循常蹇淺。終不屑於愛古之美名。而自詒今日之實患。蓋其所以深思熟計。而權事理之輕重者。胥中素見已定矣。逆時乖數之事。終有所不爲也。昔者嘗疑漢文帝之不興禮樂。宣帝之不用周政。以爲二君者。不能爲經久之慮。以還三代之治於漢。及考文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清淨玄默。以與斯民息肩於瘡痍凋瘵之際。則禮樂制度。誠有所未可興也。考宣帝之時。而後知其勢之所在。惟在於剛明果斷。以起天下委靡偷懦不立之氣。是以雖美名。亦有所不可用也。二君之所爲。可謂得當時之宜。而不爲古人之誘矣。

去夫積弊當以其漸

人常言亟解紛者。益其紛。縱理御者。固其御。遏河之奔者。必恣其奔。息人之怒者。必飽其怒。去天下之弊。亦若是而已矣。陰解其亂。而徐去其弊。則悠然日趨於平安而不自知。奮然而擊去之。而求以稱快乎吾意。則其字始大橫流潰決。而有不可收拾者矣。雖然是特一時之害耳。至於積弊之所在。其成也非一日。其積也非一世。源深流長。有不可以旦夕遏者。是又惡可以不勝其忿。而奮然爲是僥倖速成之計耶。周自平王東遷。王室既卑矣。威王憤諸侯之不朝。一旦連三國之兵而伐鄭。以自取中肩之辱。而益成諸侯之強。則實一銳不思爲之也。魯之政在於三家久矣。昭公不能去之以漸。不忍一朝之忿。而求逞夫私欲。

而禍卒以自及。蓋魯之所以失。無以異於周也。在易屯之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以君位之尊。居屯難之世。威權不行。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漸正之則吉。驟正之則凶。聖人垂戒之意深矣。故夫人君將去天下之積弊。要當以周魯之事爲鑒。以易之辭爲法。

昔者漢七國之治。非可以旦夕而裁削之也。量錯不忍。數年舒服。浮躁躑躅。亟下削地之詔。遂激其反。唐藩鎮之悍。非可以旦夕而翦鋤之也。德宗不能爲歲月之遠慮。不勝其忿銳。於遣三將而一伐。遽起涇原之變。在易需之九五曰。需於酒食。貞吉。乾上坎下。是乾之剛健。遇險而未能進。故需須也。今九五居至尊之位。而息於險難。故曰需於酒食。宴樂雍容之象也。言人君處險難之際。正宜寬以待之。不當以驚憂自沮。唐文宗當積弊之後。每朝羣臣。則泣下沾襟。魂飛氣索。此不知酒食之義也。

自武而成。自成而康。歷三世而商人利口靡靡之俗未殄。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諂語之俗猶存。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七

不可以疑心聽人言

天下之物不可以疑心觀之也。萬物錯陳於吾前。鳧短鶴長。繩直鉤曲。堯仁桀暴。夷廉跖貪。區別彙分。本無可惑。疑心一加。則視鳧如鶴。視繩如鉤。視堯如桀。視夷如跖。此非物之罪也。以疑先物。所見固非其正也。內疑未解。外觀必蔽。豈特物而已哉。惟人之聽言亦然。執桀跖之轡而譽桀跖。出申韓之門而譽申韓。則人孰信其譽。以鄉原而毀伯夷之廉。以里婦而毀西子之美。則人孰信其毀。何者。彼其所言之人。吾固以惑心聽之也。宋昭公去羣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言雖是。而昭公固以爲己疑之也。樓緩從秦至趙。而請與秦地。緩之言雖當。而趙固至計無自而入矣。由是觀之。則凡言有出於公而涉於私者。固人主之所疑。而君子之所無。以自明也。昔者西漢之世。儒術之不振。任子之不滅。外戚之不抑。是三者之弊。其是非可否。瞭然而甚易知也。然趙綰。王臧。言儒術。而竇太后不從者。趙綰。王臧。則身爲儒者也。王吉請削任子令。而宣帝不從者。王吉則以明經進也。劉向排外戚。而成帝不從者。劉向則宗室之老也。三君子之言不見用。豈非漢之人主。皆以疑心待之乎。公父文伯之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不肯哭也。其相室者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昔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爲賢也。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斯人也。必多曠於禮。孔子曰。知禮矣。夫母。賢母也。孔子。聖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

今死而婦人爲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雖然，是言也。母言之則爲賢母，使妻言之，是必不免於妒婦矣。三君子之言，所謂以妻言之者也。漢之人主之疑，所謂以妻疑之也。雖然，君子之事君也，惟用其情而已。執論以逃嫌，隱辭以遠謗，皆不情也。不情以釣其名，而謂君子爲之乎？是故出於公，雖不免於私，君子亦力言之。

民心難以小惠劫之

嘗觀孟子之言，至於鄒與魯閔，有司死焉而民莫之救。孟子以爲凶年不發倉廩以賑之，而不可以无民。至梁惠王移粟於民，而孟子又以爲非先王之政。夫饑而弗恤，威公固有愧也。饑而恤之，惠王猶無取。何也？天下之事，安於莫之爲者，誠非也。迫而爲之而不及其本者，亦非也。是故以梁之政視鄒之政，梁若可喜，以先王之治責梁之及民，則未矣。聖人之仁，其積之有源，其發之有機，其所以愛天下者無窮，而見於恤天下者，則特其有限者也。天下之人，不以其有限之施而致不足之望，而常以是信其窮之屯，而懷不盡之感者，蓋於其所發，占其所積，聖人之心，始形見於此。夫其形見在於一日，而天下之吾戴者，則非其形見之日也。

魯侯弗奪於衣食，而必以分人。曹劌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以爲惠而不知爲政。夫衣食之利，私也，而魯侯、子產割以與之，豈不爲美哉？而曹劌、孟子不之信，何也？其大者不立，則小者吾固知其不足以動人也。

人主當固結人心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德宗在奉天。帝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不能得。憫然而遣之。士亦竟爲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用人不能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空言。此其故何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敵。而不以爲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接之。則詫然以爲己榮。蓋凡出於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爲能動人。彼其軍旅之賤。而得拊勞之勤。固已不啻純綿之溫。而奔走之卒。領吾君憫默之意。亦已踰於五袴之賜。人主之於天下。又焉用汲汲於財。而後可以用爲哉。艱難多事之時。一言足以感動人心。而固結之。況天下無事之際。苟能愛養存恤。撫之以德。發之以政。輔之以仁。則天下之所以感吾君者。宜如何也。故其國非山河之固。而不可破。非甲兵之守。而不可攻。則人心之固結而已。

物以順至當以逆觀

聽言 畏賢 察佞

物之以順至者。必當以逆觀。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劍楯戈戟。未必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必能生疾。而聲色游畋。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生禍也。物方順吾意。而吾又以順觀之。則見其甘而不見其毒。見其吉而不見其凶。溺心縱欲。蓋有陷於死亡而不悟者。人之有爲於天下。蓋不可以不知此。夫小人之得君也。將欲移其權柄。而迷其耳目。則有聲色貨利以啗之。甘言巽

語以順之。射獵歌舞以娛之。迎其好而逢其欲。覘其所向而俟其所歸。有可愛也。則徇之以爲歡。有可懼也。則寢之以爲安。其意凡此者。皆所以眷其君。而蠱其心術也。而人君不能以逆觀之。而樂其順矣。篆於其說。而穿於其術中。而莫之辯。夫是以姦欺之患生。不幾於危亡。則不悔。若夫忠臣義士。則不然。識高而見殊。慮遠而憂大。射獵歌舞之娛。則禁而抑之。聲色貨利之欲。則諫而止之。宵旰之勤。吐哺之疲。非人之所願爲者。則顧從而強之。其說雖逆。其理實順。人君有能以順而觀今之逆。以逆而觀前之順。則天下可以常治而無亂矣。昔者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申侯伯與吾處。常縱恣吾。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得。唐明皇謂左右曰。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夫共王之所謂吾終無得。明皇之所謂我不安寢。其能以逆而觀順者歟。襄二十三年。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諫因其明處乃能入

人臣進忠於其君。必因其所明而後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其蔽者。其闇也。其通者。其明也。因其明處而告。求信則易矣。自古能諫其君。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其溫厚明辯者。其說易行。古之人有行之者。左師觸龍之於趙。子房之於漢。是也。高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

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人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掌。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趙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使之富貴長久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約所以進，結其君之道也。自牖因其明也。二子之言，其知坎之六四與？

救弊毋爲目前之計

人有居於河瀕者，一旦水至，徬徨四顧，莫知所爲。於是毀室徙薪，四塞之有家人失火者，倉皇卒迫，乃舉其所有之金帛器皿，投之烈焰而撲之。然是人也，能解目前焚溺之患，而退有失所焚溺之憂。前患方去，而後患繼生，則以其所一時苟且不思，而爲目前之計故也。弊之在天下，固不可以不救也。然吾觀自古君臣之救弊，往往舊弊未除，新弊復作者，無乃蹈於焚溺之失乎？趙廣漢之治潁川也，惡其俗之朋，設誦箴以招許訟，行詭譎以起怨讎，務使其民爲不朋而已。不知朋黨之禍去，而告許之禍復生也。唐明皇之討安史也，知天子之兵弱而不能制，於是倚功於節度，結援於回紇之禍復作也。汲汲於救一時之弊，而不爲安全經久之計，禍患之相仍，吾亦不知其所終矣。雍案：回紇下有闕文。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

天下之事不能兩全也。仰觀乎天，夏澍而秋旱，俯察乎地，丘夷而淵實，在天地猶不能兩全其所不可全之利，而況於人乎？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故欲生而毋望乎義，欲義而毋愛其生，二者不可以兼全也。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故欲富則不必言仁，欲仁則不必言富，兩者不能以俱大也。事之不能以兩全，類皆如此。昔者嘗怪宋襄公泓之戰，而欲不重傷子魚曰：君未知戰，今之勅者，皆吾敵也。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惡重傷，則如勿傷。夫旣欲殺敵，又欲不重傷，是襄公欲全其不可全也。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苟利於民，孤之願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民也，民苟利矣，遷也。夫旣欲利民，又欲利君，是邾人欲全其所不可全也。是以賢君之有爲於天下，將以便民，則不敢求以便己，將以裕民，則不敢求以裕國，以己與國，國可後也，勢有所不能全也。哺一雀而十蟲損，愛一牛而一羊死，旣欲便民，又欲便己，旣欲裕民，又欲裕國，雖聖人有不能矣。鄧攸舍己之子，而負弟之子以趨，蓋弟之子欲全，則己之子不可不舍也。突厥通攻王世充，而不顧二子之死，蓋己欲徇其公，則不可復顧其私也。燕昭王愛樂毅而斬其淫者，令其心則小有所不足愛也。唐明皇謂己雖瘠，天下必肥，利於民，則己有所不求便也。

利在一時害在萬世

常平

方漢宣帝時，大司農耿壽昌奏立常平法，糴三輔近郡粟，以給京師。歲省關東漕六十三萬八。又曰：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糴。當時民皆使之。壽昌至。爵爲通侯。而蕭望之乃非之。元帝時。在位諸儒又非之。併與鹽鐵願罷。以爲毋與民爭利。元帝亦聽用其說。終漢之世。不行一常平也。壽昌旣以便民。而望之諸儒乃以爲與民爭利。愚於此未嘗不竊疑之。及爲之反復其故。而參之以當世之變。然後始知望之諸儒之議。果非迂闊而不切事功者。蓋君子之於天下。法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事固有利在一時。而害在萬世者。彼常平之法。大抵利於豐稔。而不便於荒歉之歲。而神爵五鳳間。穀石五錢。縣官常增價而糴之。豈不便於民。及元帝卽位。穀石乃至三百餘。豐凶之不常如此。而官吏奉行。所謂增價損價。安保其必如壽昌乎。禹貢之法。在禹行之則善。其後也。莫不善於貢矣。蓋禹雖立爲九等。然有所謂錯出者。故能無害。後世執之以爲常。不復知所除。則其病民爲始甚。今使縣官與民爲市。儻非賢官吏。大率皆知責其所入之多。所給之直。未暇問也。就使增價而糴。亦有其名耳。給直不時。使民訴而得之。往往費一而得二。所增何補。望之之說曰。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望之之非壽昌。不在是也。曰。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愚獨謂此語最爲得之。側聞國朝熙寧中。司馬溫公論青苗之弊。因曰。太宗皇帝平河東。立和糴法。是時斗米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之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望之之意。得無與溫公類乎。

致治非難保治爲難

天下非未治之可畏。已治之可畏也。非未安之可憂。已安之可憂也。方天下之未治未安。爲士者。相與講治安之術而爲學。爲公卿大夫者。相與進治安之術而爲忠。爲人主者。則又日夜求治安之術而爲政。上之所以焦心勞思。下之所以進計獻議。無非治安之是圖也。故天下非未治之可畏。非未安之可憂也。天下治矣。而可畏始生。天下安矣。而可憂始生。士不知講治安之策。公卿大夫不知進治安之忠。人主又不知求治安之政。上下相從於逸樂。中外相忘於閒暇。治不知所以保其治。安不知所以固其安。天下之治安。始有不足恃者矣。愚不暇遠引旁取。姑取春秋齊威公之事以言之。齊侯自莊公十三年。北杏之會。王僖九年。會于葵丘。衣裳之等。凡十有一也。自僖八年洮之會。至十六年。會于淮。兵車之會。凡四也。齊侯圖伯之心。亦勤矣。然方邵陵之師。未舉也。賈澤之會。齊侯不以伯主之尊。而與江黃之微者盟。其汲汲於伯功之成。何如也。及其邵陵之師。旣舉。而齊侯向日之心。始荒矣。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黃人被兵守城。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意驕於葵丘之盟。禮失於陽谷之會。狄入王畿。而不能伐。大夫救徐。而諸侯不行。是以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淮夷亦取於病杞。而不忘聖人。謹而書之。以誌其侈心之動。而伯業之始衰也。故嘗以謂齊之伯。成於邵陵。而亦敗於邵陵。使威公返自邵陵之後。而不忘前日賈澤之會。則夷狄之畏服。而中國之尊安。寧有旣乎。以威公之事。而論今日之事。愚是以知未治未安之不足憂。已治已安之爲可憂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八

用重刑者懼人之玩

昔者觀書至於堯。未始不惑之也。其工之庸違。知之矣。而去之不以時。四岳舉鯀。帝曰不可。而四岳猶曰。試鯀。堯聽之。未害也。鯀用而無成。則四岳之責也。奚辭。而堯不加。夫知其庸違而縱之。不若未知之。猶憚也。責之無辭而難之。則是苟有辭者。莫得而詰之也。宜去弗去。宜責弗責。亦莫以厲天下者。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矣。天下之人。不可輕以刑示之也。彼其未見吾刑之初。惟聞有所謂刑之名。而未見其爲刑之實。故其心常凜然行乎。不可測知之中。及其既以刑而示之。則向之所聞。今其身履之矣。彼將以爲是亦無所可畏也。於是乎玩心始生。堯之不輕於用刑。其亦懼人之見吾刑而有玩心乎。蓋至於舜。一旦取四凶而誅之。刑雖不爲過。殺雖不爲慘。而天下之人始見刑矣。夫民日之所聞。至於是一日而見。則已久矣。雖殺猶將玩之。況未至於殺乎。其刑止於如此。其罰止於如此。吾既見之矣。是不足多畏也。故舜之後爲商周。商周之後爲秦。秦之後爲漢。刑罰愈嚴。殺戮愈衆。而民愈不知畏者。其見之非一日也。嗚呼。嬰兒之在襁褓也。一呵一叱而知懼。其久也。鞭朴日加焉而恬然。懼心不生。彼固知其止於如此也。三代之後。吾嘗有愛於漢文帝之治。吳王不朝。賜之几杖。張武受賂。賞以金錢。深有得於堯不輕用刑之意。夫不朝而賜之。受賂而賞之。宜若畏懦委靡。而不足與有爲矣。而文帝之意。則以爲二人之罪。固可罰也。

而吾之威不可輕以示人也。不輕於示人，而使之常不見吾所以爲刑之實，則天下之人未知吾君之刑何如，而玩心不萌矣。寬其刑於一人，而去其玩於千萬人。若文帝之術，正堯之遺意也。嗟夫，淵壑之深，望之黯然而不知其淺與深，有一人焉探而涉之，則必有一人焉從而繼之，何也？以其深淺之既知也，不知則不敢繼矣。

法無善惡在人所用

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飴，一也。而或以養老，或以黏牡。善惡惟其所用也。宋人不龜手而泝澠，統吳人得其方而列地封侯。不龜手之藥，一也。而或以封侯，或以泝澠。統小大唯其所用也。法之在天下亦然。常平之法，古人用之便民。後世則以是而取利。薦舉之法，古人以是而進善。後世則以是而招權。豈惟二者而已哉？凡今之法，亦莫不然。曰銓選也，堂除也。法之見於吏者然也。曰鄉兵也，差役也。法之見於民者然也。學校貢舉之法，見於士。屯營府衛之法，見於兵。是數者法之孰爲美孰爲惡，孰爲小孰爲大，此惟人所用爾。用之美則美，用之惡則惡。小用之則小，大用之則大。譬之雨露之在天，梧櫨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譬之財貨之在人，賢者用之則養其身，小人用之以喪其生。豈有美惡小大之辯哉？顧人不能無美惡小大之異耳。昔蘇文忠公通守錢塘，是時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嗚呼！以不便民之法而善用之者，猶足以安民，況於法之果便者乎？

夫子以詩禮爲過庭之訓。而或者用之以發家。詩禮豈發家之資乎。焦延壽專精於易。而京房得之以殺身。易豈殺身之具乎。譬之於火。用之爨釜則爲善。用之燎原則爲惡。然曷嘗有二火哉。譬之於水。用之以溉田則善。用之以灌城則爲惡。然曷嘗有二水哉。

行事雖同心術則異

堯舜之遜。遜也。子嚶之遜。亦遜也。夷齊之廉。廉也。仲子之廉。亦廉也。湯武之仁義。仁義也。而徐偃王、宋襄公之仁義。亦仁義也。然堯舜之遜。夷齊之廉。湯武之仁義。當時行之。則見其利。後世行之。則大其美。至於子嚶之遜。仲子之廉。偃王、宋襄之仁義。當時無所利。後世亦無所美。世固豈以成敗論人物耶。是不然。堯舜、湯武之君。夷齊之臣。其心純於爲道。子嚶、仲子、偃王、襄公之徒。其心純於爲名。爲道則率性而安行。至誠而不息。爲名則非出於其性。非本於其誠。勉強矯激。苟可以得名而已。是其行事雖同。其用心則異矣。故夫君子之論人。要當觀其心術。不當卽其行事。王衍之不言利。與孟軻同。桑弘羊之言利。與劉晏同。弘羊之均輸。卽太公九府之遺意。

才與法合不患其密

賢良 進士 鈐選

引繩以正直。欲去繩者。必其不直也。持鑑以照妍醜。欲棄鑑者。必其不妍也。設法以舉賢俊。欲廢法者。必其不賢也。何者。直與繩合。則不知有繩。妍與鑑合。必不知有鑑。才與法合。則亦不知有法。愈密矣。則使愈

見其寬愈難矣。則使愈見其易。今世賢良之選。欲試以奇篇奧帙。而議者每懼賢良之沮格。進士之舉。欲試以經術詞章。而議者每病進士之難兼。吏部之銓量。欲試以身言書判。而議者每慮選舉之苛碎。此愚所未喻也。魯之儒者舉國。哀公下令。而儒服者一人。切意其下令之初。魯國皆懼。而一人之真儒。固自若也。齊之吹竽三百人。齊君好別吹之。而東郭遁去。切意其別吹之初。東郭自懼。而其餘之能吹者。固自若也。

不以或然而廢常然

理有常然。而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以一廢百。奚可哉。四凶之姦。天下之大惡也。舜不以四凶之惡。而不舉元凱者。以四凶爲適然也。管蔡之罪。天下之大變也。周公不以管蔡之變。而不封懿親者。以管蔡爲適然也。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君人者固有常體。操至公以格天下。合此者升。戾此者黜。向出者擢。犯此者刑。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有譴怒而無猜嫌。有疏斥而無疑貳。上無永廢之人。下無自絕之志。此固君人者之常體也。昔者嘗怪西漢七國之變。而擯斥同姓。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惟得衣食租稅。不爲士民所尊。則是以七國之適然。而廢親親之常然也。光武以新室之禍。而不假宰相以權。以吏事責三公。而以司隸校尉督察之。則是以新室之適然。而廢公卿之常然也。唐德宗時。張涉以儒學入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而帝心始疑。不復倚仗文臣。則是以二儒之適然。而

廢用儒之常然也。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爲耕田之可廢。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彼而廢此哉。

事有出於法度之外。

用兵 作文

論天下之事。出於法度之外者有三。一曰氣。二曰意。三曰心。祖龍之師併六強國。項羽之兵破五諸侯者。氣也。和緩之醫。不論老少。曹吳之畫。不擇人物者。意也。郢人之斤。運若成風。梓慶之鑠。見猶鬼神者。心也。善念無力。則爲惡勝。

楚之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管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魯隱公矢魚于棠。臧僖伯諫之不從。及其卒也。則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夫共王既愛管蘇之道義。是固知其爲賢者矣。而反不安之。何也。隱公既以厚葬報僖伯。是固知其忠諫矣。而反不從之。何也。蓋人君當使氣聽命於心。不當使心聽命於氣。氣聽命於心。則心有所爲。氣不得而遏之。心聽命於氣。則氣有所向。心亦不得而禁之。人君豈不樂安存而惡危亡。好理義而恥過失。惟其一心之力。不能以御氣之悍。故心知其爲善矣。而制於氣。而不能行。心見其爲賢矣。而制於氣。而不得用。嗟夫。此漢武帝。唐明皇之所以不克其終也。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是言也。實出於武帝之口。則帝非不知刑之所不當用也。而罔密文峻。窮治刻骨。愚以爲此非武帝之心。武帝之氣使然也。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

是言也。實出於明皇之口。則帝非不知休之爲賢也。而不終歲而逐之。至於知林甫之妒賢嫉能。則相之終其身。愚以爲此非明皇之心。明皇之氣使然也。心勝氣。則心爲主。氣勝心。則氣爲主。此二君之天資卓絕。豈有明知其不善而犯之。蓋其善念無力。而惡念爲之日勝。故其心有不能以自立也。然則如之何。曰。大人君子。苟能於此。進格心之說。使之以志御氣。以禮制欲。以道勝情。涵養既久。鍛鍊既熟。則尊所聞。行所知。庶樂可以次舉矣。

不以小節傷國紀綱

昔者嘗觀漢文帝卽位之初。朝而問宰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也。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也。以問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文帝稱善。勃竟慚而免相。愚讀史至此。切知文帝之用人。未嘗不謹於能否之辨。及觀張釋之傳。上登虎圈。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文帝欲拜嗇夫爲上林令。以釋之一言而遽止。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與周勃之不能對。一也。虎圈嗇夫之能對。與陳平之能對。亦一也。今也周勃以不能對而見罷。而上林尉無所責。陳平以能對而見稱。而嗇夫無所賞。豈文帝至此而悟耶。蓋嘗爲之深思其故。而後得其說。夫人主之有爲於天下。其紀綱不可不存也。紀綱之所繫。雖一階一級之若可輕。奇材異能之若可喜。吾不以其所輕者。而畀其可喜。以其所輕而畀其所喜。其始雖若未甚害。至於考其所終。稽其所弊。則下者爭圖其上。言者競出於其位。而紀綱之始大壞也。彼決獄錢穀之數。一相知之。一相不知之。

則去一而取一。誠未害也。若夫上林尉之不能對。而嗇夫越職而對。文帝亦越而遷之。則凡有材者。思奮其材。辯者思逞其辯。卑者欲踰尊。疏者欲踰戚。所謂圖上出位之風。始不可遏矣。故吾寧屈天下之材。而不敢不存國家之紀綱。元成以來。雖無足道。然猶能世守漢之家法。方元帝時。華陰守丞上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夫。朱雲之忠。誠可以大用也。然一守丞之微。非可以薦御史大夫者。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大綱小紀之所在。必於此而壞矣。匡衡所謂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可以重國家而尊社稷。其知紀綱之說歟。其得釋之之遺意歟。

士量力而趨於其事

天下之患。每大於不量其學力之所至。而妄施之。夫使之皆得量其力之所至。而無過於其望。則疑忘怠惰而無志。孰知夫天下之事。其爲之蹇淺而無成。致之疏魯而多敗者。其患又自夫不量力者來歟。管仲之相齊。固知力之可以周旋於齊也。過此者。吾力之所不及也。彼其縱聲色。逸子女。世皆譏之。而不知非仲力之所多也。子產之相鄭也。固知吾力可以從容於鄭也。過此者。吾之所不能辦也。彼其鑄刑書。不能定遷。世皆譏之。而不知非產力之所及也。夫使去聲色。徹子女。而又能不以邪而閒賢。與不爲刑辟。能定遷。而又能措國於無事。夫豈不善。則亦先王之政也。二子其難之。獨何歟。夫固曰。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學不足以克之。而強擾之以就事。吁。其危哉。古之君子。其以志而加諸事。以身而任諸人。所以爲而成。動而功而無曠。敗不滿之處者。惟其度吾力之所至。而計其後之所成。而後爲之。則爲之時與成之日。皆可以

遂逆知其所爲而無後悔。

無李廣之才。則省文書。擊刁斗。莫若爲程不識。無孔門高弟之才。則學詩學禮。莫若爲伯魚。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則死矣。

不可爲而爲之則凶。

量力

緘默

苟且

畏名

遠嫌

人皆曰。士君子立人之朝。有犯無隱。緘其謀而不泄。遜其才而不耀。避世者之爲也。而謂人臣所以爲乎哉。嗟夫。人臣固不可以爲此也。然而事固有不可得而爲者。冒而爲之。則亦自禍而已。故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爲而爲。可爲而不爲者。次也。昔霍將軍用事。田千秋爲丞相。事事決於光。光爲言千秋曰。惟將軍留意。卽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爲。宣帝躬親萬機。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幕府長史。有譏其不進士者。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之進耶。且千秋豈不知事者。安世亦豈不樂收進賢之美譽也哉。蓋分霍光之權。以逞其才者。爭之端而嫌隙之所以開。犯宣帝之所忌。吾見其身之殆。而無益於國也。在易坤之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謹不害也。當霍光宣帝之時。二子而不括囊。其不危哉。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九

剛強生於柔弱之餘

易至於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夫六二其才則柔，其德則中，其性則順。其居則正，宜若偷懦畏遜，而不足與有爲矣。然其動也，內直而不撓，外方而不諛，而足以立天下之大功。是果何爲而然耶？蓋天下之理，強不立於強，而立於弱；勇不成於勇，而成於怯。大風起於木，炎炎之火，不生於陽而生於陰。彼六二之體，以中而養柔，以正而養順，其養如此，其發固如此。所謂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而中者也。是故真忠立於舒徐，至忍生於卑遜。赫然發憤，躬戎服而御鞍馬者，見於清淨元默之主絳衣大冠，見大敵而勇者，亦謹厚柔順者爲之。嗚呼！孰謂夫斂形不張，而退然如怯者，非大勇之所在乎？豈惟人君之養勇者如此，惟臣亦然。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口，所貴者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人，生不私其家，死不屬其子。張子房狀貌如婦人，卒爲帝者師。段文蔚俛首拱手，言氣卑弱，笏擊朱泚，英烈與秋霜爭嚴。故夫天下之人，不可以形窺也。自今觀文帝、光武之君，趙文子、張子房、段文蔚諸臣，必謂其委靡怯懦，不足與集事，而大功業一旦勃然而爲之，人果可以形窺哉！

吏愛民則民亦愛吏

越訊 勸農

古之爲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爲民者。亦無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協。情通則無乖阻。意協則無鬪爭。古者郡邑之閒。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忻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至於民之門。而鞭朴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閒。則出入阡陌。勞來勸相。以勉其耘耔蠶織之事。然而其色溫然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徑。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無事之時。則又爲補葺其宮室。以庶幾其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昔嘗讀詩。而至於七月之篇。則見其吏民之情。相愛相親。愷悌慈祥。無纖毫齟齬扞格之態。故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又曰。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其情亦可見矣。以爲未也。又曰。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籜。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貉。爲公子裘。織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貉。蓋其不敢愛其身。而愛其吏者如此。當是時。爲吏者優游泮奐。得以盡其志。而爲民者勤朴謹厚。得以安其生。雖有狼戾無親之人。咸有所慕悅。而不肯疾視其上。蓋自秦商君設法。以禁乎吏民。而其情遂泮渙離散。而不可復合。平居吏之視民。惴惴如視其仇讐。民亦得閒以肆其忿。以毒吏。蓋至於秦始皇二世之際。郡縣之吏。屠人之父。戕人之子。暴驚慘毒。假天子之法令。以濟其凶。及夫劉項勝廣之變。則奮然剗刃於郡縣之吏者。不可勝數。蓋其勢之相激。有不得不然者。

法之在天下。惟公私兩便者。良法也。便於公而不便於私。非法也。便於私而不便於公。亦非法也。桑弘羊固嘗行均輸之法矣。然於公則使之。於私則未使也。故七福求退。賈誼所以言其非。切觀今日之法。糴於民而用。夫所謂楮幣者。此亦一利也。然愚不知止以利官歟。以利民歟。止以利官。恐非朝廷所忍爲也。利民則未見利於民。何也。所用之於民。亦用之於官。則上下均利也。今也糴則用之於民。至兩稅之輸。而民以與官。官不受。與官而官不受。則民持此將焉用之。

治世之災皆爲祥瑞

災異 凶荒 水旱

先儒嘗論魯桓公三年之有年。宣公十六年之大有年。以爲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者。是仲尼於它公皆削之。而二公存而不削者。以其獲罪於天。宜得水旱災凶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爲異而特存耳。由是推之。則凡宜災而祥者。祥亦災也。宜吉而凶者。凶亦吉也。商季之大雀。秦之大稔。後趙之蒼麟。前史特書之者。皆所以紀異也。堯之水。湯之旱。大戊之桑穀。成王之雷電。以風。詩書備載之者。亦所以紀瑞也。蓋趣亡之國。君臣上下相從於昏。而嘉祥美瑞。方聞見而迭出。是天時益荒其志。而奪其魄也。不祥莫大焉。至於治安之世。中外寧而事簡。上下安而心逸。時有以警懼之。則君臣之間。益修其德。益隆其治。而天下以安。夫是以維持永保於無窮。斯其爲祥也大矣。

用人不可以倉卒責成

任相 邊將 縣令 □臣

司馬溫公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鹽米之未責。其旦夕之效也。蘇文忠公曰。吏人與民。猶工人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成功。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設施。一切出於苟簡。至哉斯言。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久之計。則其效不可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必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甚可惜也。夫事之有所建立。其始固有不快人意。而爲其所沮。必至於持久而後見其效者。趙充國上屯田便宜策。公議是其計者十之三。而宣帝從之。留屯三年。則先零罕開之屬。不戰而自斃。左雄立限年舉法。胡廣之徒。相繼上書駁其議。幸而順帝右之。雄在尚書三十餘年。天下不敢妄選。號爲得人事之持久。而後見效。類皆如此。必若當時見沮於議者之口。其亦何能有所成哉。

法本便民反以害民

鄉兵 市糶 保伍 常平

天下之法。本欲便民。而反以害民者。夫豈一端而已哉。鄉兵之法。本爲民之防。而其弊也。操戈帶甲。羣謀

聚鬪橫行於里閭。市糶之法。本爲民之利。而其弊也。配戶督限。迫蹙平民。有甚於租賦保伍之法。所以聯比吾民。隄防盜賊。而其弊也。差役不均。執役之家。至於破產。天下之法。本無弊也。行之非其道。則弊由是而生。嗚呼。其可坐視而不救歟。

良法多以權貴而沮

限田 考課 任子 外任 貢舉

豪右兼并之害久矣。孔光奏請諸侯皆得名田。毋過三十頃。而當時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之。於是遂寢不行。是則名田之法。雖良而沮矣。毀譽取人之弊久矣。京房奏考功課吏法。令百官各試其功。而當時石顯。五鹿充宗。專權皆不便之。於是遂出房爲郡一。則是考課之法。雖良而沮矣。進士明經之弊久矣。楊綰奏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三十條。對策五條。而當時議者。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皆不便之。於是事寢不行。則是貢舉之法。雖良而沮矣。

良法不得其人則弊

取人 理財 賑濟 差役

木之生。蟲實蠹之。水之濁。土實渾之。法之弊。人實壞之。賢良取人。未嘗有弊也。自唐散騎以李郃登科。而其法始弊矣。孝廉取人。未始有弊也。自漢廣陵以徐淑應選。而其法始弊矣。詞賦取人。未始有弊也。自崔鄴私一杜牧真異等。而其法始弊矣。銓法取人。未始有弊也。自苗晉卿私一張奭爲第一。而其法始弊矣。

昔桑弘羊爲均輸平準之法。末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未幾悉罷其所爲。以從民欲。而劉晏用此。乃能操天下贏。貫而民不困。而張滂、皇甫鎛用之。益不能給。未幾李選特循晏法。乃能增羨三年之後。加於晏者百八十萬。夫均輸平準之法。是太公九府圖法之遺意也。然以弘羊用之。則耗。以晏用之。則贏。以滂、鎛用之。則不給。以李選用之。則增衍。信乎法之在天下。得其人。則法以人而良。不得其人。則法以人而弊也。

善興利者惟去其害

議法 生財 取士 選法

治天下有道。毋爲天下立法。毋爲百姓興利。一法立。一弊起。一利興。一害隨。然則如何。曰。毋立法。弊則革之。毋興利。害則除之。塵去而鑑自明。鑛盡而金自見。弊革而法自立。害除而利自興。封建之法。非不善也。而秦更之以郡縣。唐易之以藩鎮。郡縣藩鎮。果能無弊乎。井田之政。非不美也。而秦更之以阡陌。唐又變之以府兵。阡陌府兵。果能無弊乎。常平義倉。足以賑民矣。而或爲均輸。或爲青苗。均輸青苗。果勝於常平義倉乎。經術詞章。足以取士矣。而或議三舍。或具八法。三舍八法。果勝於經術詞賦乎。法已更而弊自若。利已興而害自如。故夫法之在天下。惟去其所以弊。除其所以害。則雖因今之法而有餘。於弊不能去。害不能除。則雖百變其法而不足。東坡曰。漢取天下於秦。因秦之法而不害於漢。唐取天下於隋。因隋之法而不害於唐。故李文靖公沆嘗言。居重位無補萬分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一事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謂此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

汎取者乃精取之法

取士 擇將

汎取者。專取之法。輕任者。重任之法。吾之所謂汎取者。非無所決擇也。始而求之致其廣。終而拔之致其精。是吾之汎取也。汎取於方取之初。而專取於既取之後也。吾之所謂輕任者。非有所慢易也。始而進之致其略。然後委之致其詳。是吾之輕任者。輕任於始任之初。而重任於必可用之後也。此豈吾之臆說哉。蓋駿骨既市。驥足焉往。九九獲用。奇謀踵至。此固世所共知也。是故論諫者賞。則天下不患無比干。廬墓者旌。則天下不患無曾子。恬退者進。則天下不患無嚴光。清儉者擢。則天下不患無伯夷。明法者升。則任廷尉者。不患無于定國。張釋之。愛民者遷。則居郡守者。不患無龔遂。黃霸。夫然後賞之旌之。擢之。升之。進之。遷之。吾恐天下無復有是人也。何者。盛名之下。人不敢居故也。漢高明此說。以取人。故其得桑、孔、衛、霍。也不在於得信、越、平、勃。之日。而在於賈孺奴虜並用之日。汎取輕任。豈不足以致天下之忠勇賢智哉。求金於沙。則併於沙。斂之而無擇。夫其始之所以斂之者。非不欲擇之也。勢不可也。龔遂黃霸下疑有缺文。

法令不信則吏民惑

商君之治秦。所以令行禁止者。惟其信爾。徙木細事也。必賜之金。是以人之有功者。知其無有不賞。棄灰微譴也。必實之刑。是以人之有罪者。知其無有不罰。商君賞罰。未必當於理。而卒以強秦者。在是也。唐太宗詔蠲逋負官物。而負秦府官物者。督責如故。詔免關中租調二年。已而勅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故失信者數。魏徵得以爲言。德宗令兩稅之外。悉無他徭。後非稅而追求者。殆過於稅。詔所在和糴粟麥於道次。後遣至京西行營。動數百里。故詔令不信。趙光奇得以爲言。嗚呼。誠信國之大綱也。徇目前之小利。而傷國家之大綱。無乃謀之不遠乎。治平之政。揀刺義勇。當時詔諭。永不戍邊。未幾或以代還東軍。或以抵換弓手。東南買絹。當時著令。一用見錢。未幾買絹。又爲之折鹽。

下之令生於自慢

信賞

必罰

吏慢

奔競

聚斂

政以令而行。亦以令而不行。令焉而政不行。非天下真敢慢天子之令。以違天子之政也。或者天子有令。而自慢之。爾人惟不自慢也。人而自慢。則天下孰不慢之。夫固有以召之也。發而悔。悔而反。今日而發者。至明日而反者。至。將欲從其發者乎。從其反者乎。指千蹊萬徑以導人。而責其皆詣焉。不可也。周家之盛也。天子深拱於京師。而象魏所揭。木鐸所振。誥命所被。衆至於六服羣辟。外至於九夷八蠻。極而至於海隅。出日奔走俯伏。以聽王命。至其衰則犬戎所攻。鄭伯所射。子弟子朝之所逼。而四方諸侯。閉戶高枕。而莫之救。召之而不至。喻之而不聞。賞之而不恩。誥之而不威。此四者何爲其然也。蓋嘗求之。成王以剪桐

興而幽王以舉烽亡。如此而已。翦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興亡異焉。則信與不信之異也。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戲而誑。則天子豈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之一言哉。彼烽者。警急者之耳目也。無警而舉之。召諸侯而誤之。後能終無警乎。後而警。警而非誤。則孰不以有警爲非警。非誤爲眞誤歟。一令之自慢。乃至於殺其身。以亡其國。慢令之禍。一至於此哉。

朝廷嘗罷添差矣。未幾而添差如故。嘗罷不釐務矣。未幾而不釐務如故。則何以使人之不奔競乎。甲葉箭羽筋角之數。名曰用係省錢。而錢未嘗給。和糴責百萬之輸。名曰不許抑配。而緡降不能半直。則何以使人之不聚斂乎。

守法度所以繫民心

修國史

遼祖宗

編聖政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改造。不應古誼者。十常八九。其來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卽喜。不見卽悲。中更王氏之禍。廢而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郊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至於垂泣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新室。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祖宗社稷。蓋二百餘年。唐之軍法。蓋自太宗府衛之立。無復古制。中間又變者屢矣。郭子儀掃祿山之亂。率騎五百赴行在。時衆單寡。軍容缺然。及尙父入京城。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唐之軍容。卒能殄滅醜虜。再造王室。夫漢之官儀。唐之軍容。此所屬抑末矣。而當時之遺民。見於國勢搶攘之際。而其感激眷慕。如此其極也。況

以聖祖神宗所垂之訓。按而行之。今日之民。當何如耶。是故國家之典章法度。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向使今日變其一。明日變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盡。不在目前。不幸姦人憾之。則人心搖而天下亡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世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衣冠。閱閱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敢抗。謂之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哉。

昔者蕭何削秦之法。以爲九章。天下便其簡當。謂之畫一之法。守之以曹參之清淨。鎮之以孝文之元默。無增無損也。孝武親崇捷給之士。講武改制。移以生事。相高張湯杜周。因得舞其智巧。散爲紛更。而無憚。其言曰。三尺律。今安在哉。前王取是。著爲律。後王取是。疏爲令。宜世是爲何古之法乎。斯言一出。向之畫一者。蓋歧中又有歧矣。而不止乎二三也。魏相之相宣帝也。數陳國家便宜故事。以爲古今異制。當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夫故事卽畫一以來。承襲之舊。而武帝之所紛更者也。以一漢世。而有所謂高帝之法焉。有所謂武帝之法焉。爲吏與民。奚從乎。相之專行漢家故事也。所以懲武遵高。定法制而繫民心也。

立事不必執事之名

屯田 鄉兵 郊賞 任子 省官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料。今夫一事之立。照然若揭。而行之。

立的於此。使過者皆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得不徇。吾說不得不搖。事垂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足以成也。昔漢之患。諸侯之強也。賈誼欲削之。鼂錯又欲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說。以與之相抗。於必爭之中。且以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於此。故夫昔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愚觀今之世上。欲立一事。革一弊。則羣起而議之。不勝則極力而撼之。上之人亦極力而捍之。捍而不勝。則終舉而縱之。若然者。是未得其機之說也。郊賞之汰也。任子之濫也。庶官之冗且蠹也。當世之君子。未嘗不悒悒於此。然其說太抵牾。曰。必去是。否。則必省夫上之祖宗之已行。下之人情之不順。則吾之說不直矣。惟其不直也。故其隙之易破。君子思其事機之發。不在於灼灼明辯之日。亦不在於斷斷乖違之際。郊賞不必廢。省乎郊以遷其賞。如蘇文忠公之云。是機也。任子不必廢。嚴乎銓以難其任。如近日之議。是機也。夫三者之實不廢。而吾之說獨行於其閒。人不得而議。我不得而搖。若是者。可以立乎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彷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懦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終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尤紛紛者。鄉兵屯田之議也。是鄉兵屯田之事。其實甚少。而其名甚大者。執鄉兵屯田之名大也。鄉兵之名不去。終不可以行鄉兵。屯田之名

不去。終不可以舉屯田。爲今之計。莫若使緣淮郡縣。不禁土豪之聚衆挾兵。而又陰察其才且強者。禮而厚之。時有以蠲其征役。或因使之除盜。而捐一官以報其功。則邊地之兵。皆樂於戰。而鄉兵之實自見矣。治兩淮之漕。臣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沒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又詔於內地諸路。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於淮。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鬻內地之屯田。以爲牛種之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減省。而屯田之實自見矣。辭鄉兵屯田之名。以享鄉兵屯田之實。不在此耶。

蘇文忠公有言。智者所圖。貴於無跡。事已立而跡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

書生太高公鄉太卑

天下之利害。其議論相持而不定者。皆起於書生徇名而過高。而公鄉大夫徇利而過卑。徇名而過高。則必將措於古。舉夫事盡如吾意。而後慊。徇利而過卑。則苟無病於吾身。而非須臾之急者。皆略之而不暇計。是故書生之論。患在於責治之已詳。而公卿大夫之論。患在於論治之已卑。果不知何時而定也。昔者漢文帝時。干戈戢息。刑措不用。帑廩之閒。貫朽粟陳。而家給人足。周於天下。蓋三代以還。治之至盛者也。而賈誼乃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於是。有流涕痛哭之說。有厝火積薪之說。凜凜乎若危亡之憂。近在朝夕者。何耶。唐文宗時。藩鎮方命於外。閹吳撓權於內。王威不行。皇綱日墮。駸駸乎趨於大壞極亂之域。而

牛僧孺乃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爲治矣。其言似以文宗爲旣治。又何耶。賈生之論過高。而責治爲已詳。牛僧孺之論過卑。而失之於可爲。而不敢也。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一

無事時當預求人才

擇相 擇將

人君之於人才。不可以宴安而少緩。不可以倉卒而遽求。緩之於宴安。則其後必危。求之於倉卒。則其危必不可救。此天下之常理也。漢高帝定天下。爲吾勍敵者已亡。而豪傑難制者已誅。於是人才宜可少緩矣。然謂周勃可爲太尉。謂王陵可佐以陳平。其汲汲於人才。尤不啻於戰爭之地也。方文帝時。海內得離戰伐之苦。天下又安。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謂周亞夫緩急可用。而付之景帝。顧命之際。惓惓不忘。武帝時。諸侯守藩。幕北遠遁。於是人才亦可少緩。然援霍光於湮沒無聞之中。而責以伊周之業。三君之用人才。當宴安無事之時。兼收並蓄。及一旦欲用。呼吸之間。固已森然在列矣。何倉卒之憂乎。夫周勃、陳平、亞夫、霍光輩。平居衆人。固不能知其必能成功也。而英雄之君。獨能收之。故呂氏之變。而平勃出。七國之變。而亞夫出。主幼國危。而霍光出。向使三君不陰察默窺於無事之時。以待一旦之用。而事變之生。乃彷徨四顧。遽擢而急用之。則顛倒狼狽者多矣。其能端坐而責成功乎。明皇開元之初。一何人才之多。及治功已成。意得志滿。謂宴安爲可保。謂倉卒爲不足虞。人才之在天下。一皆因循不復省察。胡雛之亂。銳兵長驅。已陷東京。而力皇皇於擇將。乃聽張垍之言。遂擢李臣罪亡之餘。一日授以三節度。而見輕於楊國忠。

有口打賊之譏。又召封常清入見。問何策以討賊。常清見帝憂甚。則大言以解之曰。計日可取。及帥師出戰。一敗塗地。潼關失守。兩京遂危。此皆明皇不能求人才於宴安之時。而急急於倉卒之過也。

鄭之垂亡也。君臣相顧。縮手無策。幸而得一人焉。其言曰。吾不早用子。今急而求之。夫向不早用。而今以急求。猶有一人可求也。故賴以濟之。如其無可求。豈不殆哉。

元城云。人主之職。主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使皆爲我用。則其運用天下。有餘裕矣。兒寬爲廷尉。卒史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牧。爾及爲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爲之者。湯曰。兒寬。上曰。吾故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爲治禮丞。上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之名。曰。此東海蕭生也耶。且寬身爲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云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羣臣遠矣。且宣帝少年。在民間。鬪雞走馬。日游三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神宗時。朝有監司登對者。上問陸賈而對以不知。它日擇人按察。上曰。向不知陸賈者爲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

用人要當自有所見

任子

進士

人望

薦引

家世

功業

雜流

用人之道。非一端也。汎觀前代。或以家世。或以人望。或以薦引。或以功業。然其得失常相半焉。格于皇天之後。而有格于上帝之臣。大駐漢中之餘。而有長驅成都之禍。不好文學。或成安邊之功。或讀父書。乃有殺身之辱。無非家世也。起慰蒼生。而王室遂安。倚以成功。而車戰輒敗。單騎見虜。而罷回紇之兵。決勝千

里而困赤眉之戰。無非人望也。以能謀之國器。而得善斷之王佐。以知幾之君子。而昧於多材之奸人。築壇之拜。本以追亡。街亭之劓。痛以自貶。無非薦引也。佐帝之功。基於治齊。爲相之聲。減於治郡。拔趙定燕者。卒能施名於後世。料敵合變者。不能救患於應侯。無非功業也。是四者雖不足以盡取人之道。而其大要。實在於此。然古人以是而得之矣。將襲其迹而用之。其失或在於是。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家世人望之說。不必廢。吾於薦引功業之中。果賢者而用之足矣。所貴乎聖人者。以其一心之明誠。自有所見而不惑於其迹耳。古道不振。人主平日心術雜。爲他物汨亂。是非聾其聽真僞。昏其視賢否。在前懵若無別。一旦思所以擢用人才。以起天下之治。則或者進家世人望之說。而又有人焉。從而沮之。大抵進者一。沮者一。擾擾焉於數者之說。而無所適從。嗚呼。孰知夫吾之一心。乃所以爲用人之大本歟。觀茅容之避雨者。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非泰之觀。異於衆人也。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冀缺之耕饁者。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也。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

使人速得爲善之利

昔柳宗元作吏商。世儒皆深排而力詆之。以愚觀之。宗元之說。責之以吾儒分內之事。誠不逃議論之域也。若上之人施之以救末流之弊。豈不猶愈於嚴刑峻法之禁乎。世儒未可以輕議宗元也。且天下之中人。所以勉於爲善者。以其知有爲善之利也。聖人之爲天下。所以上自公卿。而下至匹夫。一有小善。不終

朝而賞隨之。亦欲使人速得爲善之利也。夫使天下之中人。勉強於爲善。而無所邀持。歆羨於其閒。吾恐其爲之之志。未久而不輟者。夫惟善方形於此。利已得於彼。其善愈博。其利愈大。則天下之凡至於得者。皆將鼓舞奔走。日夜惟善之歸矣。何者。均是利也。而此以美名得之。彼以不美名得之。彼之所得者小。而此之所得者大。人豈有不棄惡而趨美。辭小而就大者哉。故曰宗元之說。未可以輕議也。但不可自吾儒言之。若操賞罰以制天下者。則誠不可不知此言也。世儒於此。又曰爲善不可使人有私心。嗟夫。善固不可以利心而爲之也。然與其嚴罰峻刑。制之而終不知爲善。孰若以利心誘之。而使之樂於爲善耶。敢於刑人罰人。不敢於誘人。愚不知其說也。今天下所患。患無廉士也。然而貪者賞有罰。而廉者未嘗有賞也。故作天下之廉。而不以其賞而勸誘之。彼貪者無所慕而爲廉也矣。

不可以成敗論人物

古之論人者。考其人而不計其功。固有其才可以爲而不達。不及施與旣施而中奪者。何可勝數。而中才常人。乘時以功名顯者。世常有之。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以謂百姓知與不知。皆爲流涕。至論霍去病。無他美。獨天幸不至困絕。若遷者。可謂不以成敗論廣也。諸葛孔明偃臥隆中。一見先主。便及天下大計。然終身奔走。僅成鼎足之功。而不能興先漢之業。其視蕭相國之佐高祖。誠有閒矣。而陳壽以爲管蕭之亞匹。若壽者。亦可謂不以成敗論孔明也。孟子曰。若夫成功。則天也。夫成敗係天。君子之論。豈可以是以而定其賢不肖耶。大夏生植。而叢棘能有所庇。疾風烈雨。大木百圍。偃仆而

死。秋水時至，溝畎無一溉之功，而歲旱淵竭，九河不足活魚鼈，物之係其遭如此。唯人亦然。

民心以先入者爲主

凡民之心，以先入爲主。先入者既固，則後之繼至者，舉無足以搖之矣。蓋天下之事，無定形也。爵人於朝，以賞善也，而可疑以飾喜；刑人於市，以棄德也，而可疑以作威。興作之鄰於生事也，安靜之似於因循也。謂之是可也，謂之非亦可也。無有必然可指之定形也。使人君之於天下，不能有以先入乎其民，而結其信心，則天下於此觀其終，後雖有善焉，亦不復以善期之也。昔者嘗怪齊宣王之易牛，與成湯之祝網，本無以異也。然一以爲好生，一以爲貪得，蓋湯之民，其信心先入，而宣王之民，則疑者爲主也。疑心勝，則設施無是矣。自古及今，以疑信爲是非者，不獨一事也。亡鉄既獲，則鄰人行動，無或類竊，牆壞失財，則鄰人勸築，反疑於盜，尙有真非真是也哉。故人君有爲之始，知夫是非之被於民也。於此時而著，而喜怒之入於民也。於斯時而堅，故於斯民無惑心之初，常謹其所發，以一日之爲，而結民終身不移之信，故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忻忻乎有喜，何則，所可畏者，乃吾之所恃焉者也。漢王項羽相與軍廣武之閒，而漢王數羽十罪，以負入關之約，居其一。議者謂羽義信不立於天下，是以雖有百戰百勝之氣，而不救於敗，故也。然鴻溝之割，羽解而東歸，良平一諫，輒背其約而不顧，立圍羽於垓下，然則漢王之信義安在耶？以愚觀之，漢王之信固，有以先入於民，而項王之所以入民者，則無非慄悍禍賊之是先也。

事不足撓爲不足憂

冤民 姦吏

昔扁鵲之見威侯。知病在腠理。醫和之見秦伯。知病在膏肓。夫在腠理則可治。在膏肓則無及矣。然方其病在腠理也。人雖告之。恬然不以爲意者。彼固以爲不足憂也。不知腠理之不足憂。乃爲他日膏肓之大可憂。天下之事。亦何以異此。昔者陳侯以宋衛之治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鄭爲何能爲而不許其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是不足憂者之誤陳也。秦人以匈奴爲強而備之。以百姓爲弱而輕之。遂虐用其民而草莽其生。及一敗塗地。不在於所備之匈奴。而在於所輕之百姓。是不足憂者之又誤秦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視以爲不足憂。視以爲不足憂者。皆他日之所不可支者也。今天下有大患四。是也。然兵財之患。上之人焦心而勞思。下之人進計而獻議。日夜惟兵財之憂。至於冤民姦吏。則漫不之省。此愚深所未喻也。意者以吏民之弱。爲不足憂也。嗚呼。腹心之隱疾。烈於潰血之癰。臣僕之竊伺。慘於穴隙之盜。賁育之不戒。則童子之不能抗。魯難之不期。則蜀漢之不支。吏民之微弱。誠有大可憂也。試撫前事以言之。曹參不擾獄。丙吉不按賊吏。○春按今天下有脫文。大患四下有脫文。

人情不可使無所顧

小人之情。最不可使之無所顧也。小人而無所顧。則其心也。不忤怛於爲惡。而安於犯天下之不義。忿戾而不可解。而無復冀君子之恕己。故夫疾不仁者。不可已甚。而惡惡者。不可太明。是非爲是姑息也。將猶

有以全之也。古之用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豈以爲不可遏且追耶。蓋窮而追之。則示之無生意。以厚其毒。圍而遏之。乃所以決其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豈惟用兵。君子之治人。亦烏可使之厚其毒。而洩其無聊之謀也哉。昔者秦穆公赦盜馬者三百人。而又飲之以酒。韓之戰。出穆公於難者。皆盜馬者也。子孔爲載書。而國人弗順。將誅之。子產焚書。而鄭衆以定。夫盜不可縱也。而飲之。則恣惡。書以治衆也。而焚之。則政替然。則秦鄭賴焉。何也。蓋負不宥之罪者。遭非意之幸。蘊欲逞之怒者。服不爭之化。彼小人之爲姦也。亦非不知負天下不美之名。而又有以來君子之所不赦也。唯自知其負天下不美之名。故赦之。則猶有所愧。暴之。則不自惜。知君子之不赦己。故寬之。則庶幾於自新。急之。則竟其自絕之志。爲君子者。不能少忍。以徐伺其變。而乃鍛鍊維策。之以稔其頑。則小人之無所顧也。其罪豈專於小人哉。亦君子者成之也。

爲治當權利害輕重

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賢君之治天下。而或至於易業變常者。亦權其利害之輕重而已。是故緹縈納身以贖父罪。文帝爲之變治。王綰削爵以請兄。肅宗爲之推恩。夫漢唐之主。豈欲撓不刊之典。而悅女子輔臣之意哉。蓋子弟之願獲伸。則孝弟之風浸廣。忠順之俗始成。撓不刊之典。而可以成忠順之俗。廣孝弟之風。其利害孰輕而孰重耶。

遇鄉人之長者。則必俯伏而拜之。長者仇其父。則拔刃而追之。輕重先後之序。不得不然也。

理在人心隨寓而見

忠義 孝廉 勇略

理之在人心。猶元氣之在萬物也。一氣之春。播於品彙。其根其莖。其枝其葉。其華其色。其分其臭。雖有萬不同。曷嘗有二氣哉。理之在人心。遇親則爲孝。遇君則爲忠。遇朋友則爲義。遇寇讎則爲勇。隨一事則得一名。名雖至於千萬。理未嘗不一也。氣無二氣。理無二理。然物得氣之偏。故其理亦偏。人得氣之全。故其理亦全。自古號爲知人者。則亦因其一善而推之。是以見其孝而信其忠。聞其義而知其勇。呂夷簡薦徐晦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唐太宗之託李勣曰。公往不負李密。肯負朕乎。誠以忠孝一根。義勇一源。未有能孝而不能忠。能勇而不能義。孔門之中。曾參。閔子騫。以孝名。彼其得名。豈不能爲忠爲勇乎。三聖之中。伯夷以清名。彼其易時。豈不能爲任爲和乎。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二

人之才有幸有不幸

人之言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是說然矣。然附丁傳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傳敗。獻符命者。皆侯於新室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徇時者果通乎。宣帝好刑名。而黃霸以寬平見用。武后好酷吏。而徐有功以仁恕見賢。忤時者果窮乎。蓋嘗論之。人才之在天下。其於遭時遇主。蓋有幸有不幸。未可以是以而論其能否。定其賢不肖也。人皆謂虎圈嗇夫。利口喋喋。所以不見用於文帝。不知陳平錢穀決獄之對。其去於嗇夫。幾何也。嗇夫以能對見沮。陳平以能對見善。非有幸有不幸歟。人皆謂周亞夫剛勁不屈。故不得爲少主之臣。不知周昌之木強而傳趙王。其異於亞夫。幾何也。亞夫以不屈見誅。周昌以不屈見用。非有幸有不幸歟。

聖人以無私而成其私

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夫欲翕而固張。欲取而固與。欲其不遺而先之以仁。欲其不後而先之以義。自衆人觀之。其愛人利物。宜若不知所以爲其己之私矣。而天下卒不能忘之。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上。雖甚勞而不辭。蓋嘗讀噫嘻之詩。觀成王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曰駿發爾私。使之先私而後公也。而治田者。乃

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固使之先其私。而民固樂於先其公。讀七月之詩。見其所謂田畯者。公子者。出入阡陌。勞來勸相。至則與之同至。歸則與之同歸。無一念之不在於民。卒也。載玄載黃。爲公子裳。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績以爲己裳。而公子則以玄黃貉以爲己裘。而公子則以狐狸。我不敢自愛其身。而民卒不敢忘其愛於我。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古之君臣。以其無私而成其私。大抵若此。三代以還。爲人上者。無高見遠識。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求以直遂其所欲。而卒得其所不欲。不知夫不自愛者。乃所謂不忘其己也。

先其大者則小者服

四馬之於車也。奔走疾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馭。未能足也。今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所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玉帛。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然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非不給矣。爲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其事煩。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服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所從起。故聖人本法而明術。四凶天下之巨姦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欲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姦者。擊之。天下雖有悍強不服者。知所畏矣。舜非徒能施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之善者。而度其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

尊禮之而商之爲善者悅矣。武王非徒知尊禮也。能動其悅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善執天下之轡者也。

天下之弊起於相仍

吏風 民俗 兵政

天下之弊。常相仍而無窮。善去弊者。則亦探其害之所由生。而窮其病之所由起。故革一害。則百害爲之皆除。治一病。則百病爲之皆愈。不善去弊者。不沿其源。不尋其根。既欲革此。又欲革彼。既欲治其一。又欲治其二。用力愈勞。而其弊終不可得而去。且天下之弊。未易以悉數也。以吏風言之。則有奔競。有苟且。有怠惰。有喜事。而邀功。以民俗言之。則有兼并。有末作。有侈靡。有寇竊而亡恥。然要之民俗之弊。雖紛紛而不一。而其端大抵出於奔競。自夫人之奔競也。而後人臣以位爲寄。以職爲方。而苟且生。急於其私。緩於其公。而怠惰生。以建立爲能。以安靜爲鈍。而喜事邀功生。然則欲革吏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奔競足矣。自夫人之兼并也。而後富益富。貧益貧。而末作生。阡陌閭里。而侈靡生。飢寒切於其中。財貨動於其外。而寇竊亡恥生。然則欲革民之弊。豈必舉數者而盡革之乎。抑其兼并足矣。

不可以一節而棄士

人才之在天下。不可以一節之不善而見棄之也。以一節不善而棄天下之才。則世無全人矣。孔子不以管仲之非禮而廢其仁。孟子不以柳下惠之不恭而貶其和。自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苟非下愚不可移之資。則其所爲必有是非當否。不以不善掩其善。此聖人取舍之政。以爲法於後。

世。人主翁受敷施。當何法哉。於人之罪無所忘。天下所以叛楚。一聞人過。終身不忘。管仲知鮑叔不可以爲相。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蓋昔者嘗切歎唐八司馬。皆天下雄豪偉特之才。如劉禹錫。柳宗元。其所以蘊藏。蓋百分未試其一。故其陵厲軒軒之氣。雖幽深憔悴之中。猶自見於文章議論。而不沒其精華。果銳盤屈。而抵折不得已。而暴露於荒州僻郡之間。蓋亦有大過人者。而程异晚年復進。則唐之財用。遂以沛然。此豈可以一節之不善而遂終棄之耶。

嘗讀洪範之書。以爲皇極之道。廣大而不狹。寬厚而不苛。而堯、舜、禹、湯、文、武。所以用天下之術。頗可以推見於此。何者。有猷者。有謀略者。有爲者。有膽力者也。有守者。有志節者也。此不可以不念也。故曰。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雖然。有謀略者。或至於詐而不能正。有膽力者。或至於縱而不知法。有志節者。或至於執而不知權。蓋非天下之中道矣。然而苟未麗於惡者。亦不可不愛也。故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嗟夫。皇極之道。非聖人孰能行。昔者太祖皇帝。以大度致天下之士。知趙普之貪。曹翰之橫。而包容覆蓋。未嘗見於辭色。故趙普、曹翰俱自以爲名臣。自雍熙端拱以後。用法愈詳。責人愈密。蓋其弊至今有二。一曰。記其舊惡。而不開其自新。二曰。錄其暫失。而不責其後效。

宰相得人則百官正

人主之職。論一相。一相之職。論百官。一相不得其人。則百官不得其正。此本末源流之說也。切嘗觀之。漢之治。惟武宣號爲得人。唐之治。惟貞觀開元最爲可喜。原其所以致是治者。人或未之知也。武帝之時。質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奉使則張騫蘇武一時茂異莫不各稱其任孝宣承統潁川之黃霸渤海之龔遂膠東之王成南陽之召信臣一時之選莫不各當其職此豈武宣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公孫弘爲丞相石慶爲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兒寬爲御史大夫此武帝之相也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丙吉爲丞相蕭望之爲御史大夫此宣帝之相也馬周以剴切言事李大亮表使者求鷹戴胄以犯顏極諫崔仁師以治獄主恕一時名臣皆有可采開元之初不受虜金如杜暹才鑒詳平如九齡願效萬一如張嘉貞睭睭事職如乾源曜一時羣英皆有可取此豈貞觀開元之時自爾哉當時之相有以化之也魏徵爲相房玄齡又繼之玄齡爲相杜如晦又繼之此貞觀之相也姚崇爲相宋璟又繼之宋璟爲相韓休又繼之此開元之相也當時諸公在朝謀斷有餘守成享治而欲百官不相率而爲善者亦不可得也

因事而納君於善道

人非舜堯安能每事盡善而人臣之善諫其君者則每因事而納之於善焉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瑯琊是問也景公之失也而晏子不拒焉乃因以省耕省斂之說而告之則是景公於遊觀之中而有賑民之實矣齊宣王言於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是言也宣王之失也而孟子不卻焉乃因以居者積倉行者裹糧之說而告之則是宣王於好貨之中而有足民之實矣不拒其遊觀而因誘之以賑民不卻其好貨而因誘之以足民彼之說不廢吾之說自行於其閒其名曰順

君其實則諫君。古之人因事而諫君於善。大抵如此。吾嘗怪魯隱公矢魚之行。而臧僖伯之不善諫其說。以爲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夫隱公之志不可回。則僖伯之諫決不可入。孰若姑從其行。而告之以不可徒行之意。則在公爲易從。在吾爲易入。又焉用絕其嗜好。而欲獨行吾之說哉。君子曰。臧僖伯之諫矢魚。不如晏子之不諫遊觀。孟子之不諫好貨。惠帝嘗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熟。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許之。通之術。卽二子之術也。太宗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徵之術。亦二子之術也。雖宮之遊不必卻。而因使之獻宗廟。層觀之登不必諫。而因使之念獻陵。不逆乎君之志。不廢乎吾之說。雍案通叔孫通也事出本傳

事變常出於所不憂

結人心 正紀綱 備患

人主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其國常至於不可救者。何也。所憂者。非其所以亂與亡。而其所以亂與亡者。常出於不憂也。蓋嘗以漢事觀之。方高帝之世。天下旣平矣。當時之所憂者。韓、彭、英、盧而已。此四王者。皆不能終高帝之世。相繼仆滅而不復續。及至呂氏之禍。則猶異姓也。呂氏旣已滅矣。而吳楚之憂。幾至亡國。方韓、彭、呂氏之禍。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至其爲禍。則又過於異姓遠矣。文景之世。以爲諸侯分裂破弱。則漢可以百世而無憂。至於武帝諸侯之難少衰。而匈奴之患方熾。則又以爲天下之憂。

止於此矣。又昭、宣、元、成之世，諸侯王既已無足憂者，而匈奴又破滅，臣事於漢，然其所以卒至於中絕而不救者，則其所不慮之王氏也。世祖既立，上懲韓彭之難，中鑒七國之變，而下悼王氏之禍，於是盡侯諸將，而不任以事，裁減同姓之封，而黜三公之權，以爲前世之弊盡去矣。及其衰也，宦官之權盛，而黨錮之難起，士大夫相與搯腕而遊談者，以爲天子一日誅宦官而解黨錮，則天下猶可以無事。於是外召諸將，內脅其君，宦官既誅，無遺類，而董卓、曹操之徒，亦因以亡漢。漢之憂者，凡六變，而其亂與亡，輒出於所不憂，而終不可備。由是言之，治亂存亡之勢，如長江大河，日夜推移，而莫知其終窮，故夫聖人之爲天下，不恃吾有盡變而有無變之道，仁義以本之，紀綱法度以維持之，深恩厚澤以培養之，安居無事之時，深感固結斯民之心於法令之外，使其子孫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不遽以陵遲者，如斯而已。至於詳禁而曲說，形索而計取，聖人所不爲也。雖然，物莫不有所先，礎先雨而潤，鐘先霽而清，灰先律而飛，蟄先寒而閉，蟻先澇而徙，鳶先風而翔，陰陽之氣，渾淪磅礴於覆載間，而一物之微，先見其幾，彼天下之變，雖無常，而英雄桀猾之狀，雖無盡，然其形之所兆，其端之所萌，亦豈無有先見之者邪？是故諸侯之逼，鼂錯能言之，匈奴之彊，賈誼能言之，王氏擅命之漸，劉向能言之，惜乎漢世人主，不能陰察默窺，銷患於未然，起禍於無形耳。

爲天下者使後可繼

立法 理財 尙質

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不盡人之力。不盡人之情。是三者可盡也。而不可繼也。彼治天下者。不止爲一朝一夕之計。固將爲子孫萬世之計也。爲萬世之計。而於力於財於情。皆使之不可繼。則今日盡之。將如來日何。今歲盡之。將如來歲何。今世盡之。將如來世何。是以聖人非不知閒架之稅。足以盡權天下之利。而每使之有餘財。非不知閭左之戍。足以盡括天下之役。而每使之有餘力。非不知鉤距之術。足以盡擣天下之詐。而每使之有餘情。其去彼取此者。終不以一時之快。而易萬世之害也。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是也。露臺惜百金之費。後宮無曳地之衣。可謂不敢輕靡天下之財。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敢窮兵出塞。可謂不敢輕用天下之力。吳王不朝。賜以几杖。張武受賂。賜以金錢。可謂不敢輕索天下之情。以其所餘貽厥子孫。凡四百年之漢。用之而不窮者。皆文帝之所留也。及至武帝好大而心勞。功多而志廣。材智勇敢之臣。與時俱奮。桑弘羊之徒。算舟車。告緡錢。以罔天下之財。其心以文帝之所不敢取。自我始取之也。衛青之徒。絕大漠。開朔方。以竭天下之力。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舉。自我始舉之也。張湯之徒。窮根柢。究黨與。以盡天下之情。其心以文帝之所不能察。自我始察之也。取文帝之所不能取。舉文帝之所不能舉。察文帝之所不能察。則弘羊、張湯、衛青之屬。果勝文帝耶。此段內自於力於財以下至於下段世之議者舊本誤在後卷首篇方內人寧靡有兵革之下

雅謹刊
正於此

聖人之治天下。其才非不足以立。其志非不足以慮也。然每遲焉若畏。闕焉若偷。而弗自以爲愧者。蓋法不可以極其弊。而其弊常生於積美之後。吾力足以成之矣。足以備之矣。而畢取焉以爲名。則風俗變而

巧日愈滋。弊日愈亟。而後之人必有不可支者矣。惟己之快而後人之無繼者。聖人不爲也。以及後人。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也已矣。大抵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近。質者可措其未施之實智。而盡巧者蓋滋其無已之情。是故聖人之治。亦難乎其無餘智也。

焚林而田。非不得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非不得魚。明年無魚。

永嘉先生八面鋒卷之十三

善治者無赫赫之功

勸農桑

求實用

去文飾

戒好異

談龍肝，夸鳳髓，足以駭人之聽矣。至於濟飢，則曾不如菽粟之有益也。陳黼黻，耀文繡，足以駭人之目矣。至於禦寒，則曾不如布帛之有效也。嘉唐虞而樂商周，登泰山而禪梁父，足以動人之觀聽矣。至於論治，則不如清淨淵默之有得也。自昔聖人循循焉，以忠厚化天下，初無非常可喜之功，而天下之人陰受其利而不自知。後世好大喜功之主，以爲聖人之爲不足使人聳動而傾聽，於是變循循而爲赫赫，棄天下之所常行，而駭斯人之所未嘗見，徂乎百歲寂寞無聞之中，而欲遠過乎五帝三王之上，頌聲滿天地，貴名耀日月，亦可謂一時之盛事矣。噫，夫名之盛，實之衰也。觀美之日隆，而大本之日忘，華藻之日益，道德之日薄也。天下有至當之理，天下莫能非，後世莫能議，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安用使人喜談而樂道哉？漢之文帝，攘卻不如武，中興不如宣，二十三年之閒，農桑之外無異說，粟帛之外無奇貢，嘗試取其紀而讀之，崇方田之科，下勸農之詔，不若富民之有侯，搜粟之有尉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未嘗窮兵出塞，不若登單于之臺，封狼居之山也。法令之苟且，禮文之有闕，不若改正朔而易服色，興禮樂而修郊祀也。宮室不增益，帷帳無文繡，不若建神明通天之臺，而備千乘萬騎之駕，汎沙棠木蘭之舟，而設

魚龍曼衍之戲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者。文帝富庶之效。至於貫朽粟陳。家給人足。而武帝則海內虛耗矣。文帝治安之效。至於方內人寧。靡有兵革。而武帝則暴骨千里矣。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與夫窮治刻骨者。有閒矣。黎民醇厚。重於犯法。則與夫姦軌不勝者。不侔矣。夫文帝之治。初若武帝之所不足爲。武帝之治。終若文帝之所不能爲。而算計見效。文帝之化。可以幾三王。而後世之言孝武者。至以秦皇而匹之。信哉彰彰之不如默默。嚙嚙之不如循循。至當之理。無可喜之功。而常行之事。有必至之效也。

天下之弊自上啓之

抑奔競

獎廉退

外任

限年

朝而趨市。駢肩相摩。莫而過市。掉臂不顧。非朝貪而莫廉也。朝有所求。莫無所求也。一兔走野。百人逐之。積兔在市。過而不顧。非前爭而後遜也。前則未定。後則已定也。切嘗因是而論天下之士。其所以在上古而靜退。在後世而奔競者。豈性情之頓異也。亦上古之爵祿不可求。而後世之爵祿可求也。上古之爵祿皆有定。而後世之爵祿皆無定也。唐虞三代之時。禮義修明。風俗醇厚。凡爲士者。三揖而進。一辭而退。禮如此其峻也。四十而仕。五十而爵。進如此其迂也。論定然後官。任官然後爵。仕如此其艱也。不傳贊爲臣。不敢見於諸侯。分如此其嚴也。然處之甚安。守之甚固。無滯淹之嘆。無僥倖之心。是豈有法制以驅之乎。亦曰上之人未嘗啓奔競之門而已。蓋當是時。持黜降以佐天子者。以公道而立公朝。以公心而臨公選。材適當其位。而無毫髮之浮。位適當其材。而無毫髮之過。材之外無餘位。位之外無餘材。天下之士。道德

苟充爵祿自至。初無求於上之人。則巍巍廊廟。殆爲無求之地矣。故巧者無所用其智。貴者無所用其權。詐者無所用其謀。詔者無所用其佞。於斯時也。雖求奔競之名。猶不可得。況有所謂奔競之禁乎。後世禮義廢。風俗薄。名器濫。爵祿輕。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奔競風成。莫之能禦。權在於左右。則爲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爲之控馬。權在於妃主。則爲之邑司。權在於貴戚。則爲之主事。高爵重祿。如取如攜。無不得其欲焉。彼介然自守之士。十年不之調者有之。三世不徙官者有之。利害之相形如此。人安得而不奔競乎。誘之於上。而欲禁之於下。誘之於此。而欲禁之於彼。是猶乞醯而卻蚋。聚羶而去蟻。雖刀鋸日被。亦有所不勝矣。

人君求治不可太銳

足國用 裕民力 革吏弊 核軍實

古之善爲天下者。未嘗爲苟且之說。速成之計。以求治於朝夕也。彊力奮發以爲之。至誠無息以持之。其初雖若迂闊而難就。瀆漫而難立。而其終必將有所觀。漢唐以來。號爲善治之君者。漢一文帝。唐一太宗。切觀文帝卽位之初。公私之情。尤可哀痛。矯僞告訐之風。尙未知教。賈誼上太息痛哭之書。勸之紛更。文帝則體吾之恭儉。舒遲以待之。寬厚以撫之。而未暇於紛更也。末年海內富庶。興於禮義。黎民醇厚。幾致刑措者。則文帝有以緩之也。太宗卽位之初。關中旱蝗。戶口未盡復。大亂之後。難治。盜賊未息。封倫進刑名雜伯之說。以求近效。太宗則行吾之仁義。持之不變。爲之益力。而不求乎近效。終於斗米三錢。行不齎。

糧。夜戶不閉。歲斷死罪二十九。則太宗有以緩之也。蓋恭儉仁義。乃其爲治之地。而行之以久者。乃其所以致效。若夫武帝則不然。不施仁義。而切切於慕唐虞。其求治固甚銳也。公孫弘進期年尙遲之說。以誘之。而武帝之心益荒。卒之海內虛耗。悔無可及。而唐虞之治益遠。玄宗則又不然。不得治本。而急急於致太平。其責治何太早也。李石進日久月長之說。以堅之。而帝之意已倦。卒之開元之治。日不逮前。而太平之功益難。吁。朝爲賈而夕冀。巨萬之獲。耕者未卒歲而乃求倉箱之積。爲治不能遲之以歲月。而乃惑於苟且之說。速成之計。吾固知武帝、玄宗之治。憂憂乎其無驗也。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嘗苦其難售。然其器終身而不墮。鄰之陶者。直才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壞。愚之所見。得無類是乎。

從事其小而忘其大

節用 愛民 用兵 省官

爲國者。不可從事於其小。而忘其大者也。天下之事。小者固不可以不究心也。然必究心於其大。而後及其小。則所行爲得體。拘拘於其小者。而大者未嘗過而問。吾恐其小者之所得。不足以補其大者之所損矣。民之生。固不可傷也。世之人君。知民生之不可傷。則不過重於刑而已。至於窮兵黷武之事。則快心爲之而不恤。是豈真能不傷民也耶。國之用。固不可以不節也。世之人君。知國用之所當節。則不過儉於服色之末而已。至於濫官冗兵之費。則視以爲常而不怪。是豈真能不傷財也耶。梁武帝號爲恭儉。一冠三載。一衾三年。食一瓜爲十數種。治一菜爲十數味。則帝非不儉也。然廣造塔廟。窮極土木。吾恐武帝之儉。

儉於小者也。此省費息民。所以不能禁賀琛之言。唐太宗以人命至重。每決死囚。則五覆奏。下諸州則三覆奏。太常不舉樂。尚食徹酒肉。則帝非不愛民也。然頻歲東征。委民鋒鏑。吾恐太宗之愛愛其小者也。此無罪之士。肝腦塗地。所以不能已九齡之諫。

昔者讀詩。至於魏國風。見其以葛屨而履霜。以園桃而充穀。其逸於貧瘠而安於儉陋也。亦甚矣。然考伐檀之詩。則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失國家之重費。莫大於爵祿之及人。今魏乃不節無功之祿。而區區然計服食之末。是其儉豈得爲中禮耶。詩人疾而刺之。以爲儉嗇褊急。而附伐檀於魏國風之末。其意深矣。

三年之服不能行。而緦麻小功之喪。則致其察。放飯流歎不能知。而齒決之禮。則致其問。漢武帝有意於慕古。然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帝之所自知也。而任用張趙。窮治刻骨。齊襄公復九世之讎。帝一見之。則快心胡越。用師三十餘年。豈非從事其小而忘其大乎。

爲治當先立其在我

厚風俗

革士風

裕民

益戶口

暢武威

用兵

執疑似之謀。以求治者。必無一定之說。懷遷就之心。以致治者。必無可致之功。自中古以還。欲治之主。誰不欲措斯世於帝王之盛。然每旰食而焦勞。臨朝而太息。切切焉憂治道之愈邈。何也。天下之事。惟不可與泛然者言之也。說固一定於此。與泛者言之。則疑似足以惑人之聽。治固可至於此。而泛者爲之。則遷

就足以變人之心。故夫人君之治天下。則亦當先爲之立其在我而已。漢文帝恭儉之說。是文帝在我者之先立也。文帝惟立是說於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陳武建征伐之義。害恭儉者也。帝則曰。念不到此也。賈生陳改易之說。疵恭儉者也。帝則曰。未遑也。郡國有乘傳之姦。而帝不問。侯王有僭擬之罪。而帝不誅。治效益邈。而帝之恭儉益固。卒之海內富庶。興於禮義。則吾前日恭儉之致也。由是觀之。文帝之恭儉。非汎然者。唐太宗仁義之說。是太宗在我者之先立也。太宗惟立是說於胸中。持之以不息。安之以不變。是故封倫進刑罰之說。反仁義者也。則卻之而不顧。權萬紀獻言利之策。敗仁義者也。則斥之而不用。術不以御臣下。而待以誠。法不以止盜。而撫以仁。治不加進。而帝之仁義益力。未幾外戶不閉。行旅不齋糧。則吾前日仁義之致也。太宗之仁義。非汎然而無所就者也。古之善致天下之治者。其不敢以輕心處之。而堅其在我。以安其自成者。蓋如此。議論不出於己。而出於人。則沒世無成。說道學不得於己。而得於人。則終身無特見。謀畫不斷於己。而斷於人。則百計無成功。天下之事。固不可無所立於此也。不立於己。而信於人。輕聽其說。而嘗試爲之。未有不敗事者。嗟夫。適千里者。不先聚糧。而假貸於塗之人。治病不得其所。當用之藥。而百品皆試於徼倖一物之中。天下固有是理哉。漢初之治。與民休息。其言治者。曰。貴清淨。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則曰。漢家自有制度。而其佐治者。則曰。奉行故事。是漢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爲數百年之計者也。至其閒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漢之治者。雖日計之。不害也。唐初之治。曰。行仁義。其言治者。曰。帝王之道。顧所行及其弊而欲振之也。則曰。剛明果決。而其議於後者。

則曰：先自治。是唐人之先立先定，而逆爲數百十年之計者也。至其閒條目類例，不可預決，隨治而隨新之，以備唐之治者，雖日計之，亦不害也。大抵大而要者，逆定爲數百十年之上，小而詳者，毛舉於日月歲時之漸至。如高帝之造國大計已定，然後徐起而應百出之罷，如韓信耿弇之用兵，先慮已決，然後徐起而趨其倉卒之會。雍案高帝下恐漏光武二字

高帝吾亦欲東 光武天下郡國如是

韓信北舉燕趙 耿弇北發漁陽

爲治不可以有所懲

寬猛 文質 乏財 用人

天下之事，不可以有所懲也。有所懲則必有所偏，故方其懲之也，惟恐其弊之復見也。懲之而至於偏，則偏之弊生，而無以異於其所懲者矣。昔者周之衰也，齊、楚、三晉之強，綿地數千里，外重內輕，而王室遂不振。秦人懲其弊也，於是收天下而郡縣之，墮名城，銷鋒鏑，聚天下之兵於咸陽，以重其內，而其弊也，匹夫橫行而莫之禁，郡縣之吏，熟視而莫敢誰何，而秦遂以不祀。漢興，又懲秦孤立之弊，故封同姓以填天下，大啓九國，分王子弟，而天下所有纔十五郡，當是時，惟恐同姓之不蕃熾昌大也，然未幾而七國生變，幾於危漢之宗社。文、景、武、宣以來，又懲之，損抑諸侯，減黜其官，惟得衣食租稅，不爲士民所尊，然中外殫俶，本末俱弱，而姦人無所忌憚，而漢遂以亡。凡天下之弊，懲之則未嘗無所偏，既偏矣，則其害未嘗不甚於

所懲。惟治亦然。西漢尙寬厚。懲秦之暴虐也。然寬厚不已。其弊必至於軟熟委靡。大盜移國而莫之抗。東漢尙名節。懲前日之委靡也。然名節不已。其弊遂至於矯激卓異。而爲黨錮之禍。嗚呼。事之不可有所懲也如此。世之人主。每不慮其所終。不稽其所弊。矯枉而過於正。懲寬而至於嚴。快意甘心。卒以蹈其後日之悔。其亦不思甚也。夫天下之勢。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推移。相激而不知止。而夫人又從而導之。則天下之變。吾固未知其所終也。

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偏。而報於其所矯也。偏則矯。矯則亂。亂則其勢又不能以不偏。是以天下之勢。一軒一輊。隨所矯枉。而禍亂俯伏於其閒。反覆去來。無有窮已。如庸醫之用藥。病在於熱。則用極天下之寒劑。以下之。藥之寒爲病也。則復以金石酷烈之物以反之。寒已而熱。藥之病復作矣。蓋不知和扁之術。不弛藥以養疾。亦不爲過。則以激疾。使復其中和之常而已。故夫備天下之理。以措天下之事。則平正而不偏。矯枉而不失乎中。懲亂而不急於治。遵乎禮義之安。而無反側。蹈乎中庸之節。而不作好惡。夫是以天下之弊。常若持衡。而禍患泯於無形。蓋惟知道之君子。惟能識之。履道之君子。惟能通之。而智察於一隅者。禍每伏於所察。權用於矯枉者。亂每伏於所矯。天下後世之所以多事。而常有智權不足之歎。夫豈知其所不足者。非智權也哉。

懲羹者吹薑。懲噎者廢食。唐自興元反旆之後。乞襦剔帶之事一懲。則聚斂之科始亟。而事始暴矣。

八面鋒一書。宋皆有板刻。第云永嘉先生而不著其氏名。考之宋陳傅良君舉、葉適正。則當時皆稱永嘉先生。相傳此爲君舉所撰。或曰葉氏爲之。今觀其閒多君舉平日之語。其爲陳氏無疑也。山東僉憲袁公大倫。嘗以監察御史出按吳中。偶獲其本。謂有益於場屋之士。手授吳江令劉侯濟民。侯俾儒士盧雍校其譌繆。捐俸刻之。宋南渡後。經學之盛。以永嘉爲首。穆每覽陳氏論議。未嘗不嘆其高妙。以爲文人之雄。如是書者。誠天下之奇寶。學者誦習玩味。挾之文戰。所謂千萬人吾往。孰敢犯其鋒耶。穆辱袁公之知。而侯爲同年進士。故識刻之歲月。以見是書之行。袁公與侯之功也。

弘治癸亥七月十日。吳人都穆記。

物之不可犯者鋒。鋒而至於八，則面而相當。往無不利。場屋中救鈍之藥，莫此爲善矣。抑又有進焉者。其中崇論閎議，實多萬世良策。則僅僅稱爲文戰寶，豈遂盡永嘉先生之旨耶？予旣讀其書而好之，故用付諸梨棗，以質明者。

嘉慶歲在屠維單閼且月秋後三日，荏南陳春謹識。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鋒面八生先嘉永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六二二六上

減

